

仇恨

CHOUHEN

母成玉著



仇 恨

母成玉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家史类型的小说。作品通过我国农村一家贫苦农民在解放前后两种不同的生活遭遇，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，热情地歌颂了劳动群众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精神。解放后，贫下中农翻身作了主人，作者又满怀热情地通过作品反映了这个巨大变化，并且表现了他们拿起枪杆子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坚强决心。

仇 恨

母成玉 著

何晓插图·装帧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875 字数 56,000

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,000

统一书号: R 10171·250 定价: 0.22 元

第一章

在四川省绵阳市塘汛乡一带，罗学山是个赫赫有名的“土皇帝”。他自民国二十年^①当上塘汛乡的乡队副起，就自养兵丁，私派捐税，短短几年时间，周围的农民，大都变成了他的佃户。他还经营了一个盐厂。厂外如山的柴堆，也由原来的一个增加到五个。这些柴堆，是拿穷人的血和汗码起来的。

罗学山虽然有钱有势，娶了三个女人，但二十多年来，却还没有一个后代。算命子说，他家房屋阴煞太重，要想有后，得另找风水好的地方重修房屋。罗学山就请阴阳先生给他选个好屋基，选来选去，才在李家渡附近选中了一片地。阴阳先生说，那是三面靠坝，一面靠水的好地方，等于骑在青龙背上，既发

^① 即1931年。

财，又发人，罗学山听了，欢喜不尽。

那片地的主人，都是一些穷苦的农民，这个一亩，那个几分，这点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，谁肯让罗学山占去修房子！可是这难不倒罗学山，凭着他的权势，硬把爪爪伸过去了。今天这样捐，明天那样税，又拉壮丁又派劳役，在这样残酷的压榨下，有的人被逼得典卖田地，有的带着一家老少，背起破布烂片，偷偷地搬月亮家^①跑了。可是天下也有硬骨头，一根扁担起家的张天成，就是这样的人。他家一亩四分田恰恰在“龙脉”上，全家四口人就指着这点田土过日子。罗学山派他的爪牙“靠头歪”跟张天成下话说要买，张天成一口拒绝说：“我张天成当了几十年长工，不知吃了多少天对时饭^②，才把我老人典出去的这一亩多田赎(shú)了回来。你们再怎么讲，我是不卖的！”他十二岁的孙儿张玉林也跺着脚说：“我们就不卖！哪个敢买！”靠头歪把这些话回去学说了一遍，罗学山听了，狠狠地说：“不通商量，好嘛，总有一天你这块宝贝田要姓罗的！”

① 指在晚上搬家。

② 是每天只吃一顿饭的意思。今天中午吃一顿，到明天中午再吃一顿，两顿饭的时间相对，所以叫“对时饭”。

很不幸，过了没有好多天，张天成因劳累过度，又得了凉寒病，倒床了六七天都没有钱看病拿药。张婆婆把一件半旧的棉袄脱下，和原来出嫁时置的几件旧衣服一起包起来，对儿子张永和说：“拿到街上去当了，给你爸爸看病。”张永和看见母亲身上只剩下一件单衣，冷得浑身打寒颤，不忍心地说：“娘，卖了你穿什么呢？”张婆婆叹了口气说：“你爸爸病成那个样儿，不能拖啊！不要管娘，快拿去当了！”张永和看了看昏睡不醒的父亲，含泪吞声地提着包袱走了。

在街上，张永和把衣服当了一元八角钱，在药铺里买了服草药，称了一斤黄糖，就匆匆忙忙地往回走。刚走到乡公所门口，就被正从门里走出来的罗学山唤住了。

罗学山把张永和叫进乡公所，对他说：“又派壮丁了，你家出人哪还是出钱？”张永和被问得目瞪口呆，半天才说出一句：“不是才派过壮丁费不久吗？”罗学山说：“那回是那回，这回是这回，莫得通融！”张永和说出不起钱。罗学山指着他手上的东西说：“没有钱还买这样那样的吗？”张永和气急地说：“我爸爸害了几天的病，想喝点糖开水……没有钱，我当了衣服……”

罗学山心里说：“好呀，你张天成也有这一天呀！”当即逼着张永和把一亩四分田的麦青苗“卖”给了他。罗学山说，“卖”青苗的钱就算作壮丁费，他替张家去缴。当时就办了手续，写了约纸。

张永和接过当约纸，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里。他把事情给父亲一摆^①，顿时气得张天成脸色发青，半天转不过气来。玉林在一边嚷道：“爸爸，我们不卖给他！不卖给他！”张婆婆搂着孙儿，眼泪婆娑〔pó-suō〕地哭起来了。

张天成给这一气，病更加重了，每天除了喝点米汤，啥都吞不下去，瘦成皮包骨了。

张永和每天在外面帮生意人担短加班，挣点钱买米，养活全家。生活苦得很，一天吃两顿稀饭，还得加几大把野菜。玉林每天看到爸爸带着烦闷的神色出门去，晚上又带着满脸凄苦转回来，他那小小的心窝里，也装满了忧愁。

有一天，玉林跟着爸爸到镇上去买红苕^②〔sháo〕，在路上，他看到许多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女孩子，帮罗学山往盐厂担柴。他想：“人家这点大都能挣钱，

① 摆是四川的地方话，即说。

② 即山芋。

我就不行吗？”他跟爸爸说：“我也要去下力。”张永和低头看看儿子那副瘦骨嶙 [lín] 嶙的身架子，心里一阵酸痛，说：“乖乖，以后我担不动了，有你娃娃担的。现在你骨头嫩……”

又过了些日子，张天成的病，在村里刘草药的治疗下，慢慢地好起来。一天下午鸡进笼的时候，张婆婆坐在院坝里，一面补衣服，一面向坐在旁边的孙儿玉林念叨：“唉！你爷爷那个身体，要是割半斤肉补一下，就出得门了。”

玉林挪 [nuó] 过身子，把头靠在婆婆膝上，仰脸对婆婆说：“婆婆，要给爷爷割肉吗？我想得出法。”婆婆停了针线，望了他一会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点点大个人，担不起背不动，说些空话！”说罢，起身进屋了。玉林想追进去再说什么，却犹豫了一下，返身朝外跑去。

天黑尽了，玉林才回家来。婆婆在灶房烧火，玉林走到她跟前，小声说：“婆婆，明天我去帮罗家盐厂担柴，跟陈明玉一路，我们约好了。”婆婆吃了一惊，忙说：“你去不得！莫把腰杆闪断了。”“我一回少担点。”“少担点也不行！”“婆婆，我是想找钱给爷爷割肉哇，婆婆，你准我去嘛！”孙儿被火光映得通红的稚

气的小脸上，露出祈〔qí〕求、希望和庄重的神情，婆婆被感动了。她搂过孙儿，抚摸着他的小脑袋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二

第二天清早，雄鸡还没有啼明，陈明玉就到张家来邀约玉林了。张婆婆起身把头天剩下来的糠菜汤端给玉林吃，又叮嘱他：第一次出门，不比在家里，要学机灵些，不要跟别的娃儿打架吵嘴，早去早归；又对陈明玉说：“明玉，我们玉林人小不懂事，请一路多照看。”比玉林稍大一点的陈明玉象个大人一样，连连点头说：“当然，当然。”

玉林唏哩呼噜喝完了糠菜汤，放下碗，拿起木棒做成的扁担就往外走。婆婆送他们出了门，望着他们的火把，越游越远，直到看不见了，才转回屋去。

玉林跟着陈明玉，顶着刺骨的寒风，走过田坝，穿过茂密枯萎的芦苇滩，过了大河，好不容易才走到沙湾罗学山发柴的码头边。这时，天空还是黑古隆冬的，码头上一个人也没有。一座瓦房静悄悄地躺在那里，几道门都关得紧紧的，那是管理人的住处。柴

堆前面是一个空坝子，坝子当中吊着一杆大秤。他俩放下扁担，坐在那黑暗的露天光坝子里。不久，两人的耳朵、鼻尖和一双赤脚板冻得如刀割，冷得缩成一团，牙齿不住地打起架来。

他们坐一阵，起来走动一阵，努力想使身体暖和些，可是寒气却越来越重。天还没有亮。玉林忽然发现房屋旁边有一个大草堆，快活地说：“我们钻到草堆里头去睡，保险暖和。”

两个人朝草堆走去。睡在房门里的几条瘟狗听见响动，便“汪汪”地叫个不停，他们不管，走拢草堆，扒开一个洞，就钻了进去。猛然，房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，有两个家伙，拖棒拿绳，走了出来，手上的电筒到处照射。

陈明玉一见心里慌了，悄声说：“今晚糟了，我们快点跑吧。”

“不怕，我们又没有惹到他们哪点！”玉林觉得暖和多了，不想动了。谁知一道电筒光射进草洞来，跟着就听见一阵吼声：“来呀，在这里！两个小偷！”

“哪个是小偷？你们冤枉好人！”玉林虎地一下站起来，攥 [zuàn] 紧一对小拳头。

“我们……来担柴的……”陈明玉急得话都说不

清了。

“深更半夜来担柴？哄鬼！”那两个家伙不由他们分辩，七手八脚地把他们拖了出来，扭进门去，关在一间空房子里，然后各自转去睡了。

他们在黑屋子里又骂又闹，把门撞得“咚咚”响，却没有人理会他们。陈明玉急得大声喊：“为啥把我们当贼嘛……我爸爸病了，等我找钱……买药拿回去呀……”比他小两岁的玉林，反而安慰他说：“明玉，莫急，我们没有做坏事，他们总会放我们的。屋里还暖和些，我们到屋角角去坐下。”他俩走拢屋角挤着坐下来，背贴着背，果然暖和得多，过了一会，渐渐地睡着了……

不知隔了好多时候，房门“咚”的一声开了，把他们惊醒过来。睁眼一看，在微弱的晨光中，起先关他们的那两个家伙进来了。玉林一下站起来，招呼陈明玉说：“天亮了，走得了。”拔腿就往外走。那两个家伙喝道：“想溜吗？跟我们走！”说着就伸手抓住玉林和陈明玉的衣领，把他们拖进另外一间屋去。

那间屋子，摆设阔气得很，玉林长了十二岁，还没有看见过。屋中间有一个燃得熊熊的火盆，一个长着象三道弯的麻杆大鼻子的细高个子，坐在火盆

旁边烤火，他是这儿的管事先生。那两个家伙把他们推到那人跟前，说：“先生，就是这两个小叫花儿，深更半夜地在屋外旋，不是想偷柴就是想偷别的啥东西。”管事骂道：“你这两个鬼崽崽，害得老子觉都没有睡好！说，说，你们来偷啥子？”

“我们是来担柴的，因为天冷才钻到草堆里暖和一会，你看我们的担柴家伙还在外面嘛！”陈明玉解释说。

“你们硬是歪人么？估得住我们！”玉林大声抗辩道。

“你叫啥名字？”管事看到玉林那倔强的样子，倒有些惊异了。

“张玉林。”

“在哪里坐？”

“壁头上开门，板凳上坐。咋个样？”

“问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李家渡。”

“张天成是你哪个？”

“我爷爷！”

“哦。你是张天成家的——”管事从弯鼻子孔里“哼”了一声，喝道：“说，你们来偷啥子？”

“我们没有偷，这地方来都来不得了？”

“罗乡队副的地盘，都是随便来的？快说！”

陈明玉正要张口，玉林拿肘〔zhǒu〕子拐了他一下，两人都闭嘴不露一句话。

管事见他们不说话，霍地站起来，顺手拿起几尺长的叶子烟杆，向玉林打去。陈明玉一见，忙拖住烟杆，不让他打玉林。弯鼻子气慌了，一脚把陈明玉踢开，又举起烟杆，没提防被玉林一把抓过去，在膝头上使劲一折，“喀嚓”一声折断了。弯鼻子气极了，对那两个家伙喊：“把两个烂叫花儿给我关起来，等老子吃了早饭慢慢收拾他们！”那两个家伙忙捉住他俩，要往外拖。正在这时，忽然门外有好几个人在吼：“天都大亮了，快给我们发柴！”随着话声，门扇被推开了。

玉林抬眼一看，门口都是些穿得稀烂的穷人，其中有一个是他家的邻居马广，他时常到他家来走动，最肯帮穷人的忙了。玉林见到了亲人，鼻子一酸，哭着叫了声：“马伯，他们诬赖好人！”就挣脱身子，向马广扑去。马广一下惊呆了，把玉林搂在怀里，问：“咋个回事？你到这里来做啥？”这时，外面担柴的穷人们都涌过来，把门口堵严了。

“都涌来干啥？偷柴的贼娃儿都没有见过吗！”弯鼻子管事吆喝道。

“我们是来担柴的，爷爷病了……”玉林向大家申诉着。

“没有大家的事，在外头等着领柴！”弯鼻子管事吼道，“把他们关起！”

那两个家伙又去抓玉林和陈明玉。马广一下跨进屋来，质问道：“你们硬欺压人，连娃娃家也放不过？”门口的人看着气不过，也吵起来……

三

弯鼻子管事见众怒难犯，只得放了玉林和陈明玉。

他们两个把扁担绳子找到手时，码头上已经开始发柴了。等大人们过秤挑起走了，玉林才帮陈明玉把柴捆好，让他称起先走。

玉林为了多挣点脚钱，他心起得雄雄的，理开绳子，捆了一大挑，试了试，挑不动，取了些下来，还是很重。他准备再取下点，那掌秤的家伙两眼一瞪，板着猪肝色的恶脸吼道：“挑不起就不要来，不要再给我

打麻烦！”

玉林听了这话，赌气说：“你要估住人吗？好，过秤嘛！”一过秤，是五十斤。他也不管，腰杆一弯，扁担往肩上一放，虎地一下撑起来，拔脚就走了。

平时在家里婆婆连水都不让挑，这回挑那么重的青杠木柴，没走出好远，玉林就感到恼火了。那树棒子做的扁担，压得他连腰都直不起。他不时把扁担从右肩换到左肩，又从左肩移到右肩，两个肩膀都火燎火辣地痛。冻得红肿了的赤脚板，在碎石路上也钉得疼痛钻心。

走着走着，实在没法支持了，只好歇歇脚再走。哪知道挑东西走路，越休息越想休息，坐下来，简直连动也不想动了；再走时，担子也陡然变重了。

前面又要翻过一座山。

玉林挑着柴，吃力地往山坡上爬，前一头挂在坡上，后一头象有人拖住似的往下坠〔zhùi〕，肩上的扁担，一股劲地朝后面滑。他只好用两只手把扁担紧紧抱住，累得“呼哧呼哧”不住地喘气，两只腿也颤抖得厉害。实在拖不动了！他想放下来歇歇，偏又没有平地，只得磨着慢慢移动步子。

快晌午了，他才爬上山顶。放下挑子，解开衣服

一看，肩膀上的皮肉被磨破了，渗出了红红的血珠。肚皮早也饿了。光山坡坡上，没有人烟，连鸟儿也看不见，山风阵阵吹来，寒气逼人，被汗水浸湿了的衣服，象冰一样凉得钻骨。他鼻子一阵酸，很想哭出来，可是他强忍着，又挑起下山了。

下坡时，他忽然感到眼前一阵黑，紧接着天旋地转，全身轻飘飘的，好象失去了依靠，猛地一下栽倒下去，唏哩哗啦，连人带柴顺着山坡滚下去了。幸好山腰被一丛灌木挡住，但脸上、手上和腿杆，被石头擦破了几道伤口，鲜血直流，周身剧痛。他爬起来，望望被划破的手和脚，望望撒得满坡的柴，哇地一声哭了。哭了一阵，才慢慢地将柴捡起来，抱上路，捆好，又挑起朝前走。

离盐厂还有十来里路。那些挑柴的大人，早已陆陆续续转回来了。他们见玉林这副又瘦又黑的样子和那一挑柴，都同情地给他让开路，看他一摇一晃地过去了，才叹口气回头走了。马广伯要给他挑，他说啥也不让。随后，陈明玉也转来了，他对玉林说：“玉林，对不起你啊，我不帮你的忙了，我要给爸爸买药去。”说罢也走了。

路上没有一个人影了，玉林着急起来。这时，肚

子偏又饿得“咕咕”直叫，眼睛直冒金花。担子越来越重，走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。他忽然想了一个办法：把柴分两回挑。于是，他放下担子，取下来一半，藏在路边茅草丛里。果然，这样一来，轻松了许多。但走了不到一里路远，两腿又渐渐不听使唤了；肩上的担子，好象跟原先一样重。他又停下来，把柴再取下一些，藏在水沟里。他把这担挑到前面搁好，又转回来挑后面的。等他把柴全部挑到盐厂时，天都快黑了。那些挑第二趟的大人，也都先后到了。

收柴的接过玉林递的货单，过完秤，发给他一个竹牌牌，叫他到柜台去取钱。玉林这时快活得什么似的，把疼痛、疲劳和饥饿都忘掉了。他幻想着怎样把钱拿回去，交给婆婆，婆婆又会怎样欢喜，叫爸爸去给爷爷割肉……

柜台前面人挤得水泄不通，柜台里面算盘子拨得“噼哩啪啦”响。玉林见一个白胡子老大爷从人群里挤出来，边擦眼泪边说：“早晓得这样，我不如在家捡两把狗粪。”另一个人问道：“怎么！又给你扣光了吗？”“嗨！扣光了。”白胡子老大爷再也不说了，那人也不问了。轮到玉林领钱，他把竹牌牌递过去。那管帐的接过牌牌一看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哪家

屋的？”玉林不晓得为啥问这些，答道：“张玉林，我爷爷是张天成。”那管帐的一听，把帐本翻开，看了看，拨动了几下算盘子，又在帐上划了两笔，然后向人群喊道：“谁个又来？”后面一个人应了一声，把竹牌牌递了过去，管帐的接过手，照样望了几眼帐本，动了动算盘子，划了两笔，把铜元放在柜台上，那人清点了数目，挤出去了。接着又有三四个也把钱领走了。紧靠在柜台前面的玉林，觉得很奇怪，人家都领到钱，怎么不给他？他以为把他搞忘了，便开口问：“你还没有给我发脚钱哪。”

管帐的把玉林望了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脚钱扣了。”玉林听到这话惊慌地问：“扣了！扣了啥子？”里面的人说：“罗乡队副买你们的青苗，替你们出了壮丁款，怕你们生活不下去，多付了一笔钱，说明了要慢慢扣还的。”玉林又气又急，举起一对小拳头，冲着柜台叫道：“我们大人欠了帐，我又不欠你们的，为啥要扣我的？”那管帐先生把算盘在桌上一拍，吼道：“你闹啥子！”走出柜台，抓住玉林的衣领，使劲往外一推，骂道：“给我滚蛋！”玉林站不稳脚，一下倒在地上。

四

天黑了，玉林还没有回来，婆婆急得坐立不安。张永和挑加班回来了，她忙催他到盐厂去找。张永和刚要出门，玉林拢屋了。

婆婆瞧见孙儿头上被血浸透的干布片，心一沉，忙问：“你那脑壳咋个了，嗯？”玉林嘴角牵动两下，未说话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

婆婆指着隔壁房间低声说：“嘘！不要哭，你爷爷睡了。”

玉林擦了擦眼泪，把这一天的遭遇，从头到尾，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当他说到最后如何过秤，又如何扣钱时，后面房门“吱”地一声开了。三个人一惊，转过头去看，张天成扶着门框立着，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们。他瘦削的脸上，青筋直跳，两只深陷的眼睛，好象要喷出火花来。他咬紧牙关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这个霸道的东西，好歹毒的心呀！”还没有说完，身子一晃，就倒在房门上。

玉林一见吓呆了。张婆婆和张永和忙跑过去，把张天成抬到床上。他气喘得很厉害，干瘦的胸脯，剧

烈地一起一伏。张婆婆一边用手不停地在老伴胸膛上揉擦，一边劝他不要怏(òu)气。

这时，屋外传来了一个响亮的声音：“张大娘，你们玉林回来了没有？”张婆婆说：“是马广来了。”张永和忙去开门。

马广一进屋来，见玉林回来了，说：“哎呀，你总算平安到家了，你硬是小心大啊！担了好多钱？”张婆婆说：“你莫说了，怏人得很！”就把玉林说的情形，对马广说了一遍。

张天成在床上撑起身子来，气忿地说：“老马，你看这个有了八百想一千，有了一千想一万，有了一万想把四川买完的家伙，存心不叫我们穷人活了！麦子刚种上两三个月，他就派壮丁款下来，逼着买去了青苗。去挣点脚力钱，他也要给你扣去。这咋个活嘛！哼！人活百岁也是死，象这样，不如跟他拚了！”说着说着，在床边桌上狠狠击了一拳，桌上的药碗，震得跳起有两寸高。

马广说：“不，我们要活下去，要活着看他们倒台！不怕他罗学山有钱有势，只要齐心收拾他，他就不敢那么歪了。”

张天成听了，忙问道：“收拾他，你有啥法？”



马广笑着说：“有倒有一个，只是……”他故意沉吟了一下，但经不住催促，便弯下腰去，在张天成的耳朵边，叽哩咕噜地小声说起来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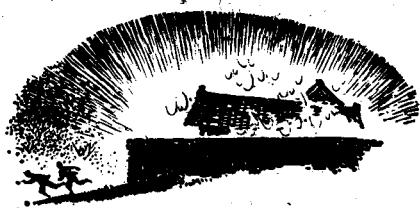
五

过了几天，张天成的病好了起来。这天，他去绵阳一家火炮房里买了六斤火药和一些药捻子回来。晚上，全家都睡了，他找来两大块旧布片，将火药包成两大包，又安上了拇指粗的药捻子，弄完了，正想收拾起来的时候，他发现玉林跪在床上，两只眼睛好奇地望着他。

第二天，玉林一整天都跟在爷爷身边转。爷爷一离开院子，玉林就警觉地望着他。到太阳落坡的时候，张天成悄悄把两包火药带上，出了门，朝马广家走去。

大约是二更时候，在盐厂背后不远的树林里，跳出两条黑影，慢慢扑向盐厂的白粉围墙。不一会，又一条瘦小的黑影从树林里跳出来。先前那两个黑影，一条停留在墙外，一条越墙进去了，不久，又翻墙出来。这时，林边的那条瘦小的黑影也朝墙边跑来，

两条黑影似乎吓了一跳，紧接着这两条黑影牵着小黑影就跑，一齐消失在盐厂后面的山林里。一霎时，就在他们身后的围墙里边，一道火光冲天而起。不多一会，烈火腾空，把黑夜映得通红……



第二章

一九四七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，那火红的太阳，象刚从炼钢炉流出的钢水一样，烤得人们连呼吸都感到困难。到了中午，天忽然变了，狂风把平洋大坝上的各种树木、村边的竹林和田里根肥叶壮的秧苗，都吹得猛烈地摇摆起来。没有好多时间，满天的乌云便遮黑了大地。远处几个忽闪，一阵雷声轰鸣，紧接着就落下瓢〔piáo〕浇桶倒似的大雨。这雨不住点地一连落了十多天。

山洪爆发了。住在李家渡岸上的人们，为洪水所逼，在那“哗哗”的大雨声中，喊天叫地地往上坝逃走。一些没有来得及跑的人，在那寸步难行的洪水里，只好连东西带人搬到房顶上、树杈上住，整天整夜提心吊胆地等着洪水退去。

几天后，那波浪滚滚的洪水归槽了。张天成从外面带着全家四口人，走到村头的古庙后头，抬头一看，自己的三间茅草房倒塌在烂泥土里，那块金不换银不调的田，也漫上了厚厚的一层黑泥沙。虽说这块田的青苗已被罗学山强买去了，这季不该自己收，但看着眼前这种凄凉景象，一生倔强〔jué-jìàng〕的张天成，也忍不住流出了辛酸的眼泪。他们一家老少坐在古庙背后，正为处境发愁的时候，马广和同村的杨大劲从河岸下面，“哼哧哼哧”地挑着两担水捞柴上来了。

他俩见张天成全家回来了，便放下柴挑紧走过来。张天成抬头一看是他们俩，便偷偷地用粗糙的手背揩干眼泪，转过头来望着他们，叹口气说：“嗨！一切都完了。老马，你那里进水没有？”

“跟你还不是一样！两间房子都倒了。”张天成听了马广的话，一时阴沉下来，手摸着胡须不发一言。

马广见张天成那愁苦的神态，知道他家里一定冲得米无半颗，柴无一根了。但他也深知张天成的脾气，在这种时候，这个硬汉子是不会向人张口的，便走前一步说：“张大叔，明天跟咱到河边上捞柴卖去，这次冲下来的柴可多哩。”

张天成听了马广的话，沉默了好一会，觉得这倒是条生路，他那愁苦的面孔，才慢慢地舒展开来。两人又劝说了张天成一阵。临走，马广拉着玉林的小手说：“走，到我家去一趟。”大家不明白马广是什么意思。不一会，玉林手提着篮筐，背上背着一捆茅柴走进院坝，高兴地喊道：“爷爷，这是马伯给的米，面粉是杨大爷拿的。”张天成一见，心里顿时腾起一股热气来，心想还是穷朋友能知心。他便叫老伴煮好饭，忙忙碌碌吃了几碗，就带着永和和玉林，到河边捞柴去了。

张天成在沙湾河边一连捞了五天柴。到第六天的早晨，他正同全家人在院坝里吃饭，忽见靠头歪从门外走进来。他身穿长袍，头戴六甲缎子瓜皮凉帽，样子闲散得很。

靠头歪走到张天成面前，正要说什么，却又一眼瞥见院内那一大堆水捞柴，便惊奇地说：“哟！这河水涨过后，你们还发了大财哪！”

张永和瞧见这家伙一来，就知道没有好事，因此强打着笑脸敷衍〔fū-yǎn〕说：“在这洪涝月里，家中一切都冲了个光，捞点柴还谈得上发什么大财啊！”

“这还少得了卖一笔好钱吗！”靠头歪用手指点

着柴堆说。然后，他一屁股坐到木凳上，面向张天成斯斯文文地问道：“张天成，今早我来你家有点要事，知道吗？”

张天成摆了摆手，说：“咱不是孔明转世，你有啥就说。”

“罗乡队副叫我来收前期你们卖青苗的五十元钱。”

张天成听了，知道罗学山又要来欺诈他，压他的骨头油了。他沉思默想一阵，放下碗筷，慢慢地问道：“卖给你们的青苗，为啥现在要叫我们退钱？”

靠头歪摇着他那肉蛋子脑壳，说：“罗乡队副讲来的，不买了，要叫你们退钱。”

“你们究竟是大人说话还是娃儿说话？”张天成不慌不忙地问，“起初，我们不卖，是你们硬逼着卖的。既买了，怎么又要喊退？”

靠头歪有点恼怒地说：“这次洪涝，你那一亩四分田青苗冲得光光的，还买到干啥？”

“哈哈，”张天成冷笑了两声，镇着象说：“咱们卖的是青苗，不是卖猪牛要包场。你收粮食不收粮食，关我屁事。”

靠头歪把头一扬，翻起脸说：“张天成，你不要要

横，买东西就是要见东西，见不到就是要你退钱！”

张天成听着听着腾地红了脸，猛地站起来，用手指着天空，咬着牙说：“你要钱，仰起头找老天爷要去，用不着找我姓张的！”

靠头歪听完张天成这几句硬朗朗的话，脸由红转白，由白转青，半晌都没有说话。停了一阵，他假笑两声，回过神来，露出一副和好的面孔，说：“张天成，你退钱不退钱，只要把话说好，牛肉也能做刀头敬神。这季被冲了，你另种一季小春给罗乡队副收也行，并不是非叫你现在退钱不可。”说完，见张天成没有吭气，以为这番话生了效。没料到，他正在暗自得意的时候，张天成却突然大声说：“哼！我张天成活到六十岁，还没见过这规程，买了青苗遇上天灾，要卖家另种一季赔买家。真是‘人见希奇事，必定寿命长’。看来我这把老骨头还有几年好活哩，哈哈！……”

靠头歪一听，气得“唰”地一声站起身来，指着张天成的面孔吼道：“姓张的，你真不另种一季，那我先把你丑话说在前头，今后吃官司，坐班房，你可不要怪我哪！”

张天成毫无惧色地说：“坐班房，我张天成有的

是屁股！”

“那好吧！”靠头歪狠狠地回答了一句，扭身走了。

二

罗学山正在家为自己的盐厂受到火烧，到期拿不出盐给人家交货，气得坐立不安的时候，靠头歪走进屋来，把他在李家渡岸上收青苗帐的经过一摆，顿时使得罗学山气上加气，象一头关在笼里的狼一样，气无处发泄，就在屋里走起八卦阵来。

罗学山此时为啥这样着急呢？原因是这样的：他为了早日赚到一笔大钱，准备以后修屋使用，所以在前几个月，同安县、北川、绵阳几个大商家订了合同，卖出了一千五百担空仓盐，他将这笔盐款加上从农民手里压榨来的一大笔捐款，合并一同买成烧柴。这些柴刚请人从沙湾盘到厂里码成堆子不久，就被一场大火烧掉了。厂里没柴烧，就停锅到现在。按照合同上写的交盐期，已超过了两个月时间，商人们到他家来了数次，没有拿到货，自然就同罗学山起了矛盾。因此，几天来，气得他吹胡子瞪眼睛，满屋乱

转，骂婆娘，打下人。正在他急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一场洪水，又将他出了少量的钱估买来的一部分青苗，冲个精光。接连的打击，使这头老狼横了心，他叫靠头歪出去强收买青苗的钱，准备补贴到盐厂里，再买柴烧盐。哪晓得，靠头歪一连在李家渡岸上跑了十多天，连一文钱也没有收回来。

靠头歪见主子急得那副样子，忽然心生一计。他嘴巴里干笑两声，扮着笑脸，上前两步，躬着腰对罗学山说：“东家，厂里烧了柴堆，我有办法把这个损失补起来。”

罗学山听了靠头歪的话，扬起脑壳，有气无力地膘了他一眼，几步走到躺椅跟前，一屁股坐下，盘起长腿，眼睛看地，一句话不说，等着听靠头歪说他的计划。

靠头歪见罗学山坐在躺椅上，便忙把桌上的茶碗端到他跟前的茶几上，然后故作神秘地说：“我今天到张天成家去，见他们院坝里堆了好大一堆柴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又故意停下来，见罗学山耳轮子的扇子骨动了一下，仍没说话，便又接下去说，“现在刚涨了水，从上头冲下来的河柴可多哪！”

“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罗学山有些不耐烦地说，

连眼睛也没抬。

“咱岸上的穷家伙们天天都在捞。要把那片大河坝所有的柴都弄到咱们手里，少说也有一二十万斤，我们盐厂的柴堆不就又码起来了吗！这件事做成功，既有了烧盐用的柴，又可以把以后修房子的地基拿到手，一举两得。”

罗学山听了，默默想了一阵，那愁苦的影子渐渐从他面孔上消失。他点了点头，觉得靠头歪想出的这个办法很对，要把盐厂的损失空子补起来，只有在大河坝捞一把才行。他又问：“怎么还可以把修房子的地基拿来呢？”

扉

靠头歪见罗学山此时满面笑容，暗中得意自己的计策出得妙。他把鼻尖歪了两歪，拉着长腔说：“象张天成那一亩四分地和张家、李家、刘家……那些田，他们说是金不换银不调，现在他们颗粒无收，家无隔宿粮，目前的生活就靠在河边捞柴。我们要把大河坝占到，他们到哪里去找钱！我们要用的地基，不用费劲，他们就要自己送上门来。”靠头歪一五一十地向罗学山说完，早乐得罗学山从心里笑到脸上，嘴里连说：“要得，要得。你明天把厂里的人都弄来，到李家渡岸上再去搞几只船，后天就把禁牌插

三

出去。”

三

一天清早，张天成从绵阳卖柴回来，拢屋没看见儿子张永和，就带着孙儿玉林，匆匆往李家渡河坝走去。火红的太阳爬上了高空。放眼望去，被大水冲洗过的田地上，看不到一株禾苗，到处是冲垮了的房屋，真是一幅荒凉凄惨的景象。到了河边，张天成喘了几口粗气说：“咳，好大的太阳，把人都要晒干了！”说着，从腰上取下粗布汗帕，一边擦汗，一边招呼孙儿：“玉林，坐下来歇歇脚。”爷孙俩拣了个阴凉处坐下来。张天成在腰带上抽出大花石嘴的竹烟杆，打开牛皮烟盒，掏出几节黑黄的烟叶，叹了口气，自语道：“天气真热，烟叶都干脆了。”他把烟叶送到嘴里哈了几口热气，然后取出来慢慢理开，抓了点烟锅巴渣卷到里面去，然后把烟卷点燃，两手抱着膝头，望着大河坝沙湾一带，心里说：“这大半天了，都没有一个人挑柴回去，是河里柴少了，还是都刚到河边？”正在纳闷，张永和来了，离得老远就喊：“爸爸，不要在这里捞柴了！”

张天成一怔，问道：“为啥捞不得？”

“哎呀，爸爸，你赶绵阳城卖了几天柴，没有下河坝来，不晓得啊，现在捞柴不比前几天，随捞随挑起走……”

张天成连忙取出嘴里的烟杆，惊异地问：“为啥子？”

“现在捞柴，要给罗学山缴九成河坝地皮税和柴税，才许挑起走；要不……”张永和还没有说完，张天成立即抢过来说：“你在哪里听来的鬼话！柴是水冲下来的，捞点柴还要缴税，老子在这岸上活了六十岁，从来没有听到谁说有这样一个规程！”

张永和听了父亲硬朗朗的话，一时心急，就拉住他指着前面说道：“不信你去看那边的木牌牌，上面写了红字的。”

张天成小时候读过几天书，现在还认得几个字。他疾步走到木牌牌跟前，一看，果然是真的。上面写着什么这河坝是罗学山所有，凡是从河里捞起的木柴，要缴税才能挑走，违者押送官府。张天成看着看着，心里一阵阵火起，骂道：“混仗东西，硬是霸道，河水乱石都要霸占去！”他瞪起眼睛，牙齿咬得“格格”响，把烟杆往腰上一插，猛地把木牌牌拔起来，骂了



声：“去你妈的！”使劲抛了老远。

张永和一见，打了个冷颤，脑壳里顿时闪现出罗学山那副凶恶阴毒的相貌来。在他十几岁上，他的亲生爸爸因为交不起苛捐杂税，被罗学山活活地打死了，后来母亲带着他，改嫁到张家来。张天成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，只是见不得他这副软性子，时常对他说：“人穷骨头硬，胆子要放大些！”但他的胆子怎么也大不起来。这时，他焦急地望着张天成，带着祈求的口气说：“爸爸，这样要闯大祸的！这个牌牌插出来几天了，河坝里捞柴的人哪个敢碰，今天你……”说着，跑过去捡起木牌牌，小心翼翼地又插回原处。

张天成气得肺叶子都快炸开了。他大步走拢去，伸手抓起木牌牌，使劲一摔，大声说：“惹祸就惹祸！天塌下来，有老子去接住！你怕什么！”一边就地抱起一块大石头，狠狠几下，便将那黑底红字的禁牌砸成碎块。他丢掉石头，稍稍放低了声音对张永和说，“大河坝不是他罗家的，柴是深山老林冲下来的，我们千辛万苦捞来，为啥要给他缴税？今天我就要随时捞到随时挑走，看他能咋样！”

张永和看看四周，迟疑地说：“我们还是到上河去捞吧。这河坝一带，所有的路口，罗学山都安有

乡丁把守。你捞到柴，也没法挑走啊！”

“上河滩险水急，齐头水一来，跑都跑不赢，哪年不淹死几个人？……”一辈子见歪理不弯腰的张天成，挑起竹筐，带着玉林，踏着高低不平的乱石坝，虎势昂昂地朝前走去。

四

到了沙湾，张天成抬眼一望，满坝都是人。一些妇女和孩子，穿着补丁摞[luò]补丁的破衣服，愁眉苦脸地扬起钉耙，挖着埋在沙里的木柴；那翻着浪花的泥水里，许多白发老汉和青壮年，站在齐胸深的水中，忙碌地捞着木柴。

张天成把那一浪盖一浪的河水观察了片刻，放下竹筐，向玉林吩咐道：“你娃娃不要下水，就在干坡上认真捡。”说完，两把脱掉身上的衣服，手拖着钩竿，跳了下去。他“哗啦哗啦”刚往水里走了几步，就听见人群里有人喊：“张伙计，这几天都没有见你，哪里去来？”张天成转头一看，原来是他的老朋友李老头。

“我把柴挑进绵阳城去，卖了好价钱罗。”张天成

开心地说。

“那你就吃胖啦！”

两人正说笑着，突然听到好多人高兴地喊道：“捞大连头树啊！捞大连头树啊！”

他们回头一看，只见几十个穷伙计，象旋风一样卷了过来。几十只嘴巴在喊，几十双眼睛在看，无数个指头在朝水里指点，大声地喊叫着：“喂！喂！快看呀！好大的树啊！”

张天成看清楚了大树，连忙准备好手里的长钩竿往急水处走去。这时旁边有一个人拦着他，闷声闷气地说：“老伙计，我看你是不想吃阳间饭啦！你看，那滩又险，水又急，滩下面起大漩涡的深水，二十根竹竿也探不到底。洪水天，小心点好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”

张天成问：“为啥算了？”

那人说：“捞到也不是我们的。昨前天，我们捞起来四五斤重的柴都没有得到手，全缴给罗学山了，更不用说这么大的树。算了，让它漂走，不要枉费心思啦。”不想那人几句话，却提醒了大家，一霎间，都没精打彩地把工具收了回来。

张天成见大家都不想捞了，便大声说：“伙计们，

那根树大得很，我们没有看见便罢，看见了，就一定要把它捞到手。不要怕水大，那树管钱，少说些，八十块银元能卖到。有八十块银元，买上八担黄谷，我们这伙穷人分到手，在这洪涝年月里，至少也能过十多天。”他喘了一口气，继续说，“你们都大起胆子来，不要怕得不到手，今天这根树捞起来，就是把脑壳打烂，也不让他吃人脑髓长大的罗学山霸占去。伙计们，把钩竿、大叉都准备好，等它漂到面前来就捞。”

有人问：“我们捞起来，罗学山喊上柴税咋办？”

张天成转过头把那人望了一眼，说：“他罗学山把鼻尖的汗想干，也望不到！”

话刚说完，就有人兴冲冲地喊道：“伙计们，今天有张大爷在河坝里顶杆子，你们都不要怕捞到拿不走！”

张天成一看，是马广，心里很高兴，便高声对大家说：“伙计们，愿来的就快啊！”

张天成这一喊，河坝里顿时沸腾起来。有的拿着绳子，有的拖着钉耙，象潮水一样跑过来，踢得卵石“哗哗”响。

张天成转过身，同马广说了两句话，两人望着河

中间随着波浪一起一伏的大树，领头向前游去。大家正鳧〔fú〕得起劲，忽然前面“哗啦啦”掀起一个大浪，把张天成和马广两人卷进水底。这时，干坡上几百个人的心都紧张地跳了起来，每双眼睛都在向水面上搜寻。有人惊叫道：“快些！张大爷和马广被水冲不见啦！”“天呀，这怎么办，后面的快不要再去了，捞不着算啦，快转来呀！”正在水面鳧着的穷伙计们，听到干坡上几百张嘴巴在喊，看了看前面急滚滚的险浪，都软下心来。他们正打算往回鳧，忽然看见张天成在大树前的水面上出现了，马广也同时出现了。

河岸上的人瞧见他俩抱住大树，立刻又跳又闹，一齐喊道：“好了好了，没有危险了！”

惊涛中，抱着大树的张天成，头一甩，用手把脸上的水抹了一把，然后猛一弯腰，翻身骑在大树上，扬起头，高声招呼鳧在后面的人：“快呀！”累得臂膀发酸的伙计们，听了张天成那高昂的喊声，又振起了精神。湍〔tuān〕急的河水中，顿时又活跃起来，水面上溅起了无数浪花。

滚滚的河水把大树冲得快，穷伙计们也划得快，紧紧地在后面追赶，不多久，那大树上便挂满了长绳和钩叉。张天成和马广一只手抱着树，另一只手在

头顶上来回摆动，领着喊号子：“嗨呀，嘿呀……”大树被慢慢推到缓水里来了。大家正在说不出有多么高兴的时候，沙湾水边，开过来三只带有顶篷的木船。从为首那只船的船舱里，走出来两个人：一个身穿府绸长衫，头戴凉帽，屁股上挎了一支小手枪，他就是罗学山；另一个是他的狗腿子靠头歪。两人站在船头上，异口同声叫道：“呵哟，好大的树呀！”

罗学山跟靠头歪“唧咕”了几句，靠头歪就转过身，向后面两只船喊道：“把船撑快些！快！快！”

在水中捞树的穷伙计们，见罗学山的几只木船向他们靠过来，又听见罗学山那沙哑的嗓音，顿时心里象坠着一块石头。

抱着大树的张天成看了看大家的神色，连忙说：“伙计们，不要怕，赶快捞吧，他罗学山来了，不要理他。”这时，几只木船快撑拢了，船上有几个家伙，望着惹人喜爱的大树，有的在扬竿，有的在理绳，忙得团团转。

在马广身后，一个拉着绳子的高个子，一见罗学山要来抢捞大树，便丧气地叫着张天成：“张大爷，你看今天啥火色！捞起来你我还拿得走吗？他们要捞就让他们捞去，我们上岸去吧。”

马广忙转头去递了个眼色，悄声说：“你快使劲，不要管那些，眼见我们都快捞到边了，他来捡便宜，没有那么好的事。”

站在船上的靠头歪，手扶着船篷，向罗学山谄〔chǎn〕笑着说：“东家，这根树捞起来，割成十副大花板，要卖好多钱啊！”

罗学山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样大的树，哪有割花板卖的！今年修公馆正需要它。”

这时，大树已被拖出了激流，正向岸边拉去。忽然从远处传来了惊惶的呼喊声：“救命呀！救命呀！”

大家吃惊地转头一看，只见上游好多人头，随着奔腾的激流，一起一落，冲了下来。

张天成、马广等人脸色顿时变了，他们知道，这定是上河捞柴的人们，被突然来的齐头水冲下来的。张天成便向着罗学山的木船喊道：“快把船撑去捞人哪！水把人冲下来了！”马广也对岸上的人喊：“谁个会水，快下河救人呀！快呀！”两人一先一后，翻身下树，游上去了，大家也跟着游去。站在干坡上的人，会水的，马上纵身往水里跳；不会水的，也扯着嗓子跟着喊起来。

靠头歪见大树没人再管，心里好欢喜，忙吆喝船

上的人赶快打捞。

帮罗学山撑船的穷伙计们，听到岸上岸下一片救命的叫喊声，哪里忍得下心，都转过头来焦急地瞧着罗学山，等他发话。可是，罗学山铁板着面孔，不动声色，只顾摇着芭蕉扇子。他们气愤地互相递了个眼色，把一只木船的头一调，往上游撑去。靠头歪见了，大声喝道：“妈的！不赶快捞树，想把船往哪里撑？”

那船尾掌舵的老头子，头一扬，说：“穷人命就不算命了么！见死不救，你还要捞树呀！”

靠头歪立即冲着他吼道：“谁叫他们在上河捞？想不缴税呀，淹死也活该！赶快把船给我撑回来！”船上的人没法，只得慢慢把船头调转来。

河岸上的人一看，气得指着靠头歪骂道：“天神不收地神不纳的东西，你死了狗都不吃！”

张天成见那只木船又撑了转去，便连忙将捞住的人急急抱上干坡放下，挥舞双拳，放声大喊：“穷伙计们！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把人淹死！赶快把船撑出去救人呀！……”

站在船头上的罗学山，见张天成一阵呐喊，后面那只船又要撑出去了，便猛地站起身来，两眼瞪得象

铜铃，盯着船头摸竿、船尾掌舵的两人，从屁股后面抽出手枪，举过头顶，扯开沙哑的嗓子吼道：“哪个敢动！你们是安心不想在阳世间活啦？这么急的水，把船撑出去，冲到陡滩上，船打烂了，你们哪个赔得起！”

船尾上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头说：“让他们撑出去捞吧，保险打不烂船。李大爷的手艺高，他在李家渡口撑了三十多年的渡船都没有出过事。”

那只船又开始向前撑过去。罗学山气得脸色铁青，摇着手枪喝道：“你们没有长耳朵吗？谁敢把船给我撑出去，就莫怪我罗学山不认人！”

张天成又气又恨又焦急。眼看那白浪翻腾的河心里，还有二三十个穷伙计在挣扎呼喊，生命危急，他急中生智，猛然想起一个办法，忙转头跟马广说了几句话，就向前猛跨几步，跳到一个乱石堆上，举起一双铁棒似的手臂，大声地向河坝里的人喊道：“伙计们！河里头还有几十条人命，等冲下滩就完了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把罗学山的船夺过来，赶紧撑过去救人！走呀！大家跟我来呀！”他那激昂的喊声刚停，河坝上下的穷人们，跟着呼喊起来，众人纷纷举起竹竿、抓钩、钉耙，象潮水一样，跟在张天成和马广后

面，向木船涌去。

靠头歪看见这个阵势，吓得脸上变了色，惊惶失措地对罗学山说，要把所有路口上的乡丁调来镇压。罗学山也吓得脸色发青，但他想，调兵已来不及了，便咬着牙说：“不要慌，我不信能反了！”等他看见张天成带着人翻上另一只船，才回过神来嚷道：“盯着我做啥，还不快把大树推到边上捞到船上来！”

张天成带着穷伙计们一翻上木船，就从领江手里接过篙竿，一竿扎进水底，猛地一撑，船立刻窜出去老远，很快便进入激流，紧紧追赶着淹在水里的人。船上的人，有的放绳，有的扬竿，有的伏在船沿上，伸出粗壮的手膀抓住落水人的头发、衣服、手臂、脚杆，这个喊：“赶快抓紧竹竿！”那个叫：“拉住绳子，不要松手！”

这只站满人的木船，在那白浪翻腾的险滩上，过来过去，没有好多时间，所有被淹的人都救上了岸。

正在这时，忽听人丛中传来一声悲惨的嚎哭：“我的儿呀！你死了谁来养活一家老少哪！我的儿呀……”是李老头的声音。

张天成心里一沉，看见前面围了一大堆人，哭声从里面传出来。他连忙跑去，两手分开人群，挤了进

去。只见李老头的儿子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李老头瞪着两眼，跪在儿子身旁，象疯了一样地号哭着。张天成眼里涌出两行热泪，正要开口去劝劝李老头，忽然身后传来孙儿玉林的啼哭声：“爸爸呀！爸爸！……”他的心陡地收紧了，忙钻出来一看，见十多个穷弟兄抬着张永和跑过来，玉林在后面边跑边叫。他赶忙迎上去，把儿子放下，看时，永和已淹得人事不省了，口里还在吐水。大家抢救了一阵，张永和才慢慢苏醒过来，睁开眼睛看见父亲正焦急地望着他，他又是激动，又是惭愧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爸爸，我没有听你的话……”

“嗨，你们围住干啥？死人没有见过吗？人死如灯灭，再哭也没有办法活转来。快来把大树给罗乡队副抬上船，快！”靠头歪从人背后走了过来。他连喊了几声，见没有一个人动，便向后退了两步骂道：“你们是桩打住了吗！”大家默默地转过身来，一双双眼睛射出怒火，死死地盯住他，谁也没有吭声。忽然，张天成从儿子旁边站立起来，大家给他让出一条路，屏息地望着他。只见他手脚发颤，一步一步向靠头歪逼近，用低沉的声音一字一句地问：“大树是我们捞的，为啥要给你们抬上船？”

靠头歪不由得倒退几步，但仍然壮着胆子说：“不管是谁捞的，都要给我们往船上抬去缴税！”张天成冷笑了几声，手指着人群对靠头歪说：“你问问众人，愿不愿缴这个税！”在他身后，几百个穷伙计，为死去了的亲人、朋友，脸上挂满了擦不干的热泪。张天成猛地转过身来，两步跳上柴堆，挥动着拳头，向着满河坝的人万分激动地说：“穷伙计们！我们的人是咋个死的啊？要不是罗学山霸占河坝，收柴税，我们的人咋个会到上河去呀？死了人，不抵命；我们捞的树，还要给他缴税，天地间有没有这个理啊！”

靠头歪脸一沉，摇着肩膀，上前一步用手指着张天成说：“你，你煽〔shān〕动人心！你敢再说几个不缴柴税！”

张天成眼一瞪，拍着胸膛说：“我张天成二十四个不缴！你敢把我吞了！”

靠头歪气得牙根儿咬得紧紧地，跑到张天成面前，猛地伸出手来抓住他的破烂的衣领，扬拳就想打。

穷伙计们此刻都没有了眼泪，心里的悲戚变成了冲天的怒火，轰地一下，向靠头歪涌去，为首的是马广和那才死去儿子的李老头。人们怒吼着：“要

打！哪个敢打！”“放开！动根汗毛都要你的命！”他们扭住了靠头歪，有人举起拳头正要打，忽然听见“啪啪”两声枪响。

大家惊住了，松开手，转身一看，见罗学山右手擎〔qíng〕着手枪站在船头上，铁青着脸吼道：“你们想造反啦？哪个不想活的就来！”靠头歪趁势溜回去了。

枪声一响，散布在路口上的乡丁，立时端起上着刺刀的长枪，从三个方向“咚咚”地跑来。人们没有经过这阵势，有些慌乱。

张天成见了，大声喊道：“伙计们，不要怕！人多力量大，柴多火焰高。我们几百个人，一颗子弹只穿得到一个眼，怕啥！”马广也喊：“我们手里的家伙，满河坝的石头，是吃素的么？要想活命，就跟他们干！”人们听了张天成和马广的话，有的举起了棍棒，有的捡起了石头。那眼泪还没干的玉林，也装了满满一包包石头，跟在大人后面。

罗学山看见人群扬起无数的棍棒，怕跟乡丁来一场对打，事情闹大，自己走不脱，便带着几个兄弟伙下船，走到人群中间，弯腰把大树这边看看，那边看看，叉开两腿，站在树旁边，假惺惺地向大家冷笑

了两声，改变了口气说：“都是乡邻，自己人嘛，有啥不能解决的事，还用这样脸红脖子粗，闹得伤和气。”接着，他又把沙哑嗓子提得高高的，向那些正在朝人群奔跑过来的乡丁喊道：“刚才是我不注意，枪走火，谁叫你们往这跑？都给我回去！”

气势汹汹的乡丁提着枪没精打彩地转回去了。张天成走到马广面前，小声说：“他罗学山今天不管怎样讲，我们这根树也不能白白叫他霸占去！”马广点了点头。

罗学山见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的棍棒，才大着胆子说：“这根树，不怕你们争得火起，就是送给你们，你们也没有办法弄开呀。”

“谁说没法，不会用刀劈！”“两个这么大的树都有法把它弄开！”“用不着你来替我们操心！”……

“好啦，好啦！”罗学山挥着手说，“啥都不要讲了，听我说，大家辛苦把它捞起来，我罗学山也不亏你们，扣除了你们应缴的税而外，把它折成钱给你们拿去合起分，看好不好哪？”

罗学山话音刚落，人群中就有人大声说：“不行！要缴柴税，我们坚决不答应！”罗学山抬头一看，见说话的人是张天成，顿时火冒三丈，虎着脸问张天

成道：“姓张的，你敢叫大家不缴税呀！”张天成冷冷地说：“你把上柴税的道理给大家摆摆，如果说到真的该缴，那我张天成也没有那个胆量敢来阻挡。”

“上齐李家渡，下到佐家岩这一带河坝，是我家祖宗花了五百锭银子买来的。河水要通过我这里过，冲下来的木柴就该我姓罗的得，你们要在这里捞柴，那就非给我缴柴税不可。如果不愿上税也可以，你们谁个给我凑出五百锭银子来……”张天成不等他说完，就冷笑着说：“既然是你们罗家买了河坝，把红契文约拿出来让大家看看！”

“他有个屁红契文约，明明是讹诈〔é-zhà〕我们大家嘛！”马广怒气冲冲地说。

罗学山一听，脸上腾地红起来，老羞成怒地瞪着眼睛，唬人说：“谁个敢不缴税，站出来我看看！”

“站出来你敢把我一口吞了！”张天成从人群里走出来。人们也都不约而同地跟在他后面，一齐喊着：“站出来咋样，看你姓罗的今天要把我们咋个办一场！”

靠头歪见人们第二次又扬起棍棒，怕自己一人保护不住罗学山，便摸出手枪朝天空打了三枪，并向远处喊道：“来人哪！……”乡丁听见枪响，又听到靠

头歪的喊声，又忙着端枪朝河坝上跑来。

马广一见阵势不对头，怕张天成吃亏，连忙猫腰冲上前去，把张天成拉转来。张天成倒竖起眉毛，两眼瞪得滴溜圆，直喊道：“老马，有理压得泰山倒。你放脱我的手，今天我就要去跟他碰碰看！”马广拉着他的手膀，着急地说：“张大叔，你莫躁，听我说……”可是这时张天成哪里有心思再听马广的话，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挣扎了一阵，才从马广和其他穷伙计们几只手的控制下，挣脱出来，回转身朝人群跑去。

等到他跑拢人群，那根大树和罗学山跟靠头歪都不在了。他火急地抬头一望，见罗学山把那根树绑在船边上，顺水已撑走了好远。他转回头来正想问大家，见老伙计杨大劲给他和马广等人送钱来了。

杨大劲阴沉着脸走到张天成面前，把钱交给他说：“一根树就卖了这点钱！”张天成气呼呼地问：“多少钱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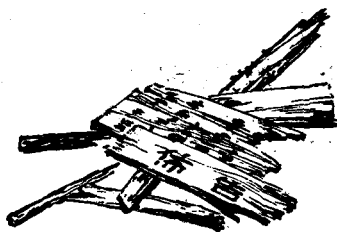
“除了他扣缴税收，折了十元钱！”张天成正在气头上，听杨大劲一说，生气地问道：“那大一根树，要值八九担黄谷钱，才给折十元钱你就卖了？”

人们怕杨大劲同张天成发生误会，在一旁解释说：“张大爷，人家那么多人马硬要把树抬走，逼得杨

大爷眼看守不住了，才答应卖了的。”

马广一听，也劝解说：“好，算了，忍住这口气，以后再同他算总帐。张大叔，人家是靠枪杆子耍歪，我们空着一双手，斗不过人家。古话说得好，‘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’。以后我们再来想法收拾他。”

张天成听完马广的劝说，坐在石头上，嘴里自言自语：“十元钱，连一担黄谷都买不到，这简直是明抢嘛！”玉林站在爷爷身旁，气得紧紧地攥着两只小拳头。



第 三 章

年三十晚上，玉林跟婆婆忍着饥饿，坐在火塘旁边，等着爷爷和爸爸转来。为了找钱买上一点年货，一家人在这大年三十晚过个欢乐年，他父子俩一早就到沙湾，帮罗学山的盐厂挑脚力去了。婆孙俩等得正心急时，门突然“咕”地一声开了。张天成拖着沉重的步子先走进来，坐在桌前，喘着粗气，闷不作声；张永和跟在他的后面走进来，放下扁担和绳子，在火塘旁边一屁股坐下来，望着火苗直发呆。

张婆婆见他们两手空空，一脸愁闷，一切都明白了。她在黑暗中偷偷擦干眼泪，然后把灯点燃。不懂事的玉林，偏偏在这时问爸爸：“爸爸，你说挣钱割肉过年，肉在哪里呀？”婆婆一听，即刻阻止道：“嗨呀，你这个娃娃……让你爷爷跟爸爸好好歇一阵行

不？”说着，她从锅里盛〔chéng〕了两碗黑得象豆油水样的野菜汤放到桌上，对张天成说：“望了你一天，等你们把米买回来煮夜饭，等到黑不见回来，玉林饿得慌，我才将他寻回来的野菜煮起，我们一人吃了一碗，给你们一人留了一碗。快趁热吃下暖暖心吧。”

张永和走到桌边，见张天成还在发闷气，便安慰道：“爸爸，愁也无用，吃吧。我们生来命穷，有啥办法！”张婆婆听了，鼻子一酸，眼泪花花地说：“这种清凉苦水的日子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”

张天成听到这里，满腹的气愤，象火山一样，猛然爆发了。他猛地一下站起来，粗糙的大手在桌上一拍，说：“我们不能这样活下去！”说完，一闪身，从菜板上抓起菜刀，就在石水缸边上，“唰唰”地磨了起来。

大家见他磨刀，都慌了。邻居马家母子闻声不知张家发生了啥事，跑了过来。

马广走上前来，问道：“张大叔，这到底为了啥事情？”张天成把菜刀往案板上一钉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狗日的罗学山太霸道了！我们父子俩为了一家人，过个热闹年，给他盐厂担了一冬天的脚力，可狗日的到今天一个钱也不给……”

“你们欠他的钱没有？”马广问。

“鬼欠他的钱啊！”张天成仍然怒气冲冲地说，“今年四五月天旱，我一家没吃的，捐款又多，我又在病中，他就硬逼着永和，把我们那一亩四分青苗卖给他。后来遇上洪水，地被冲了，他没收到，硬要我再种一季给他收，我没有答应。哪晓得，今天给他盐厂算脚力，狗日的罗学山硬不讲理，又把这笔帐转到盐厂，把我们父子俩一冬天的脚力扣得一干二净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怒气猛增，一把抓起钉在案板上的菜刀，说：“他不叫老子活下去，老子也不叫他活下去！”

这事实叫马家母子也气愤，但马大娘还是忍着气，抢上前，抓住张天成的手劝道：“张大哥，这坝里谁不知道罗学山称强霸道，你千万不要为这一点点事，硬着脑壳往火海里钻。要是惹出祸来，你一家都没有活命，往后，谁又来给你报这个仇？”马大娘把张天成的心说软了。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木呆呆地不说一句话。这时，马广也安慰他道：“看你硬是气慌了！现在我们不能拚命。平常你不是还劝大家忍着点，等红军来了再给他们算帐！可是今天你咋想着的？你不等红军啦？你不想过那好日子啦？”

早年，马广曾经帮红军送过一趟东西，回来后他

给张天成摆过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打国民党的军队是如何的勇敢，对地主恶霸是如何的痛恨，对穷人是如何的好。从那以后，张天成牢牢把这话记在心里，时刻都在盼望共产党、红军来把地主恶霸打倒。每当一些穷伙计被地主逼得活不下去时，他就常常拿马广的话讲给他们听，对他们说，等共产党、红军打过来，把这些恶霸地主收拾了，一切就好了。可是张天成这一个冬天卖尽了力气，连大年三十都没有歇气，到头来不但没有得到一个钱，反被罗学山啃了一口。他实在忍无可忍，一气之下，才产生了拚命的念头。听了马广的话，他慢慢从气愤中清醒过来，把刀放下，说：“老子今天饶了他这条狗命，等共产党来了，再给他算总帐。”说完，他又象没事一样，招呼大家去烤火。

张婆婆把团转的柴火往拢传了传，低着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：“这个年头，今天这个捐，明天那个税，风吹日晒辛苦一年，鸡抱鸭儿帮干忙，连个安逸年都过不上。不知共产党要啥时候才能打到咱们这里来？”

“时间不会长了。”马广抬起头说，“前几天听到赶场人在路上摆，胡宗南的队伍在西北一带经常打

败仗。我看要不到好多时间，共产党就要打到我们这里来！”

“硬是要早点来，”张天成喃喃地说。“要再不来，我们这些穷人就会被逼得没有活路了。”

大家坐在火塘旁边，你一言他一语地扯了一阵，正默默地勾着头思索如何度过这苦难年关的时候，杨大劲约了十几个穷伙计，提了些粉条、玉麦凉粉、小豆腐、两瓶白酒和四五斤瘟牛肉，说说笑笑地到张天成家过年来了。

杨大劲看见马家母子俩也在这里，闪出笑脸取笑说：“嘿！你们两娘母都出来了，家中没有一个人，天又这样黑，不怕贼呀？”

“怕什么贼呀？穿的在身上，吃的在肚里，他走来偷个屁！”马广几句话，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。

在这喜悦的笑声中，张天成完全恢复了常态，象往常一样，他爽快地对穷伙计们说道：“大家看得起我张天成，到我家来团年，大家就别见外。今晚，我就来个借花献佛，借手当家。要吃要喝，大家动手。罗学山不叫我们穷人过快活年，今天我们偏要在一块过快活年给他看。”说完，他就和大家一起，七手八脚地动手做起来。不一会，酒菜就上了桌。大家

团坐在一起，吃啊，笑啊，闹得满屋都是笑声。

杨大劲带着几分酒意端起酒碗，在大家面前绕了一圈；咧起嘴角说：“伙计们，来请酒吧！今晚我们这帮老穷伙计坐在一起团圆过大年，不知明年我们几个还能在一起团得成年不能！”

听了他这几句话，大家都放下酒碗，睁大眼睛盯着他那阴沉沉的脸。

“为什么明年团不成成年哪？”张天成直起脖子，挺起胸来问。

“为什么……”杨大劲说了半句，停下来狠狠地喝了一口酒，“在这兵荒马乱、人心不安的年月，除了几个当公事的人有钱有粮，我们穷人家中，想找颗粮食做药引子都没有，不饿死朝哪里去啊！……”

杨大劲没有说完，张永和插嘴说：“是呀，能塞肚皮的东西都吃空了。我家的锅在明天大年初一就要吊起做钟敲哪！”接着，这个一句，那个一句，一个热闹的屋子，立时变得阴沉起来。

张天成见大家脸上现出愁容，急忙安慰道：“大家还是不要难过。到明年，我们还是要在了一起，象今晚一样团个大年！”张婆婆插嘴说：“嗨呀，你说得容易，而今市场上的粮食卖那样贵，穷人哪有那样多钱

去买啊！没有粮食，难道吃泥巴、石头得过活吗？”

素来爱取笑逗乐的马广，打破了沉闷的空气，拦中一句插上来，有节奏地说道：“众家父老，悲惨事儿都不要提，还是听我老马来把出路摆谈摆谈……”两句笑话随口溜去，他就转到正题上来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我们这沙坝里的穷人，一年四季做到头，粮食收起来，在眼皮边一晃，就被罗学山跟阎王保长弄到他们仓里去了。他们的粮仓装满，我们的肠子饿断！所以，大家要想活命，就不能坐等饿死……”

“这话说得有理。我们不能躺在床上呆望着灶门等饿死！”张天成抢着说。他昂起头，用拳头击得桌上的碗筷“叮当”乱响，“大家想想看，用啥法才能把粮食钱弄到我们手里来？”

穷伙计们听了张天成和马广的话后，小小的茅草屋里突然紧张起来了。十多颗心在跳动，十多个脑袋勾着在沉思。

等了一阵，没人开腔，马广把身子往前一倾，轻声地说：“最近我听到别人摆，通南坝那一路的穷人，饿得没有办法，就跟那些财主横干，齐拥到财主家‘吃大户’去了……”

“这个办法很好！”张天成跳起来说，“以前我也

听人摆过，可就是今晚没有想到。事到如今，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，要活下去，就只有去吃大户。看大家有没有胆量。要有，我张天成出头来承担，带你们去吃。”

“去吃哪几家呢？”杨大劲问。

“先吃罗学山家，后吃阎王保长。”

“对，要得！”这时，饥饿的穷伙计们都喜出望外。有人提议今晚出去再约些人，人多势众。这意见马上得到了赞同。大家站起来，正要去约人时，张永和站起来对张天成说：“爸爸，另外想个办法好不好？”

“为啥？”张天成睁着浓眉大眼问。

张永和胆怯地说：“罗学山钱多势大，要惹出祸事来咋得了啊。……”张天成一听，那黑黑的圆眼珠一瞪，气愤地说：“你怕他为哪样？你越怕他，他越要来欺侮你。”说完，就鼓动着大家出门约人去了。

大家走出门来，只见罗学山家灯火辉煌，送年礼炮，不停地在夜空中“砰砰啪啪”地响着。

夜，漆黑无边；风，在哭号。十几个硬汉子，在黑夜中走着。他们东家进，西家出，每一条小道，每一根田坎[kǎn]，都有他们的影子在闪动。隐隐约约的犬吠声，从远处不断传来。

二

张天成深夜转来，想到明天的事，激动得睡不着。“张大爷，我们来，你领头干吧……”一连串恳切的声音，还在他耳边回荡。人是约了不少，但是，到明天，那样多人，吃的问题如何办呢？到了罗学山家，万一乡上出了兵马，又如何对付呢？去的人，大大小小，男男女女，几百个心，是不是都一样想……一连串很多必须妥善安排的事情，一齐涌进他的脑子里。想来想去，总算有个头绪了：首先要做的是夺取仓库；仓库夺到以后，跟着是镇守和组织人马对付万一，让大家安安心心地在罗学山家中吃饱喝足。煮饭的问题他决定让马广的母亲负责，青年的妇女参加到这一组；镇守仓库由杨大劲负责，老汉们参加到这一组；中年妇女专门照看老弱病者和罗学山一家，这一组由他老伴负责；他的孙儿玉林领着娃娃们专门管看风声……他把这些事在心里作了安排，这才闭眼入睡。

一觉醒来，天已经大亮。他翻身下床，催了催家里的人，便带着玉林到会合的地点李家渡河边上

去了。

李家渡河边，东一堆人，西一堆人，把一个大草坪都站满了。大家见张天成走来，都蜂拥而上，向他招呼，催他快领队出发。他不慌不忙，在人群中找到马广母子两个和杨大劲他们，把昨天晚上想好的事情，和他们商量了一阵，这才走到一个高高的土堆上，用他那宏亮的嗓子向穷伙计们发问道：“你们都愿意到财主罗学山家去过过年吗？”

“愿意！”人群齐声回答。这响雷一般的声音，在河岸上回荡，好久不散。

“大家愿意就要齐心！在这困苦的年头，罗学山可把我们欺侮够了。特别是去年水涝接着旱灾，大家都没有收一颗粮食，可他还要向我们要这样款那样捐，把我们穷人的骨头都榨干了。为了活命，今天大家都要拿出勇气来！不要怕惹（rě）出事，一切有我这个长汉子来顶杆。”接着，他编编队，便宣布出发。

顿时，那男的、那女的、那老的、那少的，长长一队，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装米的口袋，好多人的手里还持着锄头、钉耙、棍棒。

张天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队列的最前面，领

着人群向着罗学山家前进。他们走出了河岸，惊动了没有参加这次斗争的村户人家。张天成和马广向人们喊：“肚皮饿的穷伙计们，走哇，到罗学山家里吃大户去呀！”

“走！跟上去，我们也去吃几天饱饭。”人们响应着。

于是，各条小路上，很快又形成了无数小队，向着张天成带领的这队人马走来。转瞬间，从四面八方来的人群，象千条小河汇成一条大江，直向罗学山家涌去。

罗学山和靠头歪听到人们的喊声，象缩头乌龟一样，将脑壳探出门来，瞧见长长一大队人，连忙缩回头，把龙门架上杠。

队伍里的人们瞧见罗学山关住了门，愤怒地喊叫起来：“妈的，看见穷爷们来了，就关住了门吗？关不住，就是铁铸的门，我们也要打开！”

大队的先头走到龙门跟前，停住了脚，领头的张天成站在那刻着狮子滚绣球、二龙抢宝、五凤朝阳的黑漆龙门跟前，扬起下巴，把浓黑的眉毛一扬，向人群喊道：“打门！”接着，几十只健壮有力的手举起锄头、钉耙、棍棒，向罗学山家的龙门敲打起来。那“空

通通”的打门声和人们的呐喊声，汇成一片，震天动地。

没有好久，两扇油光闪亮的黑漆龙门，便被打开了。人们象潮水一般地往里涌。这时，罗学山从内院走出来，眯缝着假笑的眼睛，向人群喊道：“喂！不要吵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你们不在家过年，都跑到我家来干啥？这多么不吉利呀！唉？”

张天成从人群中挤出去，瞪起通红的眼珠，放开嗓门愤怒地吼道：“你们把穷人的粮囤积到你家，我们没粮下锅，过不起年，大家要在你家吃几天饱饭！”马广也从人群中闪出来说：“你说，你叫大家活，还是叫大家死？”跟着，群众的质问声象骤雨一样向罗学山飞去。人群象浪潮一样，随声涌到罗学山跟前。罗学山吓得浑身发抖，脸上直冒汗珠，连连点头说：“有话慢慢说，慢慢说。大家要吃要煮，我完全答应。”他鬼眼一眨，又说，“只要大家不嫌弃，从现在起，每天我给你们两斗米，负责天天有两顿稀饭。要没有菜，我那里有干萝卜块。盐也有，晏〔yàn〕阵我叫人抬五十斤出来。饭可以在这里吃，到晚上大家要回去住，因为我的房子窄，又没有盖的……”不等罗学山说完，人群中就嚷开了：“稀饭我们不吃！粮

由我们自己拿!”“我们要过年,要吃干饭,要吃肉,不吃你那萝卜干!”“晚上哪怕是冷死,我们也要在这里住!”张天成在嘈杂声中,跳到高处,向大家一摆手,人群顿时静了下来。他提高了嗓门说:“罗学山不听话,我们不跟他扯牛筋。我们自己去开仓!”

罗学山听到“开仓”二字,心象被铁钩钩了出来。他慌慌张张地抓住张天成,装出一副哭丧的脸哀求道:“张大爷,那仓里的谷子是军粮,动不得。你看嘛,那个大仓库是绵阳城里人锁的,钥匙他们拿走了……”

张天成甩开罗学山的手,闪到一边,将拳在空中挥动了一下,高声喊道:“他们把钥匙拿走了,我们有!大家跟我来!”说着,他带领人群奔到仓库跟前,不一会,一阵斧头响,那把大锁“匡啷”一声被砸落在地上。

仓门打开,人们看见那白花花的大米从仓里流出来,真是又喜又恨。喜的是,过年几天里可以吃上几顿饱饭了;恨的是,罗学山手不扶犁,肩不挑担,靠着他的势力,硬把穷人一年劳动的果实,都给压榨来了。这满仓的大米,就是穷伙计们的血和汗呀!娃娃们不懂这些,他们站在仓门里的米堆上,欢喜得直

跳脚，还有的在上面翻斤斗。罗学山见再也阻止不住大家，便哭丧着脸，溜回自己的屋里去了。

有了米，杨大劲等人又把罗学山家的腊肉、香肠、粉条、挂面、油、盐、喷鼻香的酒都找了出来，放到院坝里。没有菜板，大家就把门板取下来代替。人们满脸欢喜，磨刀的、转灶的、洗米的……一个个分头干开了。随后，杨大劲领着老汉们镇守仓库去了；负责看风声的玉林，领着娃娃们爬上房顶，爬上树梢；青壮年汉子，三五人一堆，散立在房屋的周围，随时准备对付意外的事……

没有好久，锅盖上布满了翻滚的白气，菜锅里渐渐冒出一阵阵扑鼻的香味。人们正准备起菜安坐，忽听玉林在门外那棵大松树上喊起来：“爷爷，乡丁来了！乡丁来了啊！”乡丁枪一响，人们忙放下煮饭的家具，旋风似地奔出龙门……

这时，罗学山抱着白铜水烟袋，站在楼台上，皮笑肉不笑地望着大家往外跑。看他那股神气，似乎吐一口烟子，就会把人们熏死似的。他心里暗暗自喜：“看到底谁厉害……”原来，他在龙门口见人群向他家冲来，看出局面不对，就马上关好门，叫靠头歪偷偷从后门溜走，到乡公所去搬兵，现在果然把兵搬

来了。

罗学山正在得意忘形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张天成在门外高声地说起话来，偏头一听，只听得张天成那洪钟般的嗓门说：“伙计们！现在饭菜已经到了我们的嘴边，不能把它放掉，非把它吃到我们肚内不可！大家要记住今天在河坝里说的，我们不要怕，就是天塌下来，我们也要顶着……”罗学山听到这里，感到事情不会那样容易就完结。他心里突然慌了起来，急急走下楼台，向龙门外走去，想仔细看个究竟。

罗学山走出龙门时，人群正聚集在门前的果树林中。张天成站在高处，手拿着一把大刀，还在鼓动大家。马广、杨大劲和许多人，有的拿着钉耙，有的拿着锄头和扁担，有的拿着镰刀；年幼的张玉林和一些同他差不了好多的娃娃们，口袋里也装满了石块。

大道上，靠头歪带着十多个乡丁向村里跑着，一面端枪朝天上乱放。他们迫近果树林，看见黑压压的一群人挡在路口上，一个个吓得都站下了。

站在人群面前的张天成，瞧见乡丁畏缩不前，把大刀一举，向大家喊道：“大家不要怕，他们虽然有枪，但一颗子弹只穿得到一个眼。伙计们，打呀！”跟



着他手上的大刀一挥，那几百根锄头、棍棒也在空中挥动起来。随着一阵震天响的喊打声，愤怒的人群象翻江大浪一样，直向那十几个乡丁扑去。张天成、马广、杨大劲等人都举着大刀，走在前面。玉林看见乡丁逃跑了，他带起娃儿们不顾命地跑到人群前头，用石块追打乡丁。

罗学山站在龙门口，见乡丁和靠头歪不顾命地四散逃跑，他一身骨架象散了似的，一下子软瘫下来，白铜水烟袋也从手中掉落地上。他顾不上去拾，心想亲自出马一趟，到绵阳去找他当保安大队长的表兄帮忙。这时，张天成和马广他们已经回来了，见罗学山想往外逃走，连忙把他抓住，关到一间仓库里，派人看守起来。

三

吃大户的穷伙计们齐心把乡丁赶走后，周围一些胆小的人和新晓得这件事情的人，也都成群结队，象搬家似的，背着破被烂席，领着妻儿老小，来到罗学山家。

到初五这天，罗家房前屋后，用谷草晒垫做成的

地铺，铺得连插针的空隙〔xi〕也没有。罗学山从窗洞里看见人们每天在他家吃了不算，还要把粮食一袋一袋往家中拿，心痛如刀搅，气得在仓屋里坐立不安，茶饭也吃不下。想逃出去搬兵，但是看守很严，无法做到，因此整天只好在里面唉声叹气。

这天夜里，罗学山躺在稻草上，翻来复去，睡不着觉。他用尽心思，想盘算出一个对付这些农民的办法来。想到半夜，一个阴谋终于被他谋划出来了。他满心欢喜，觉也不想再睡，一个人躺在地上，暗暗欣赏着自己的头脑是如何高明……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罗学山对看守他的人说：“我有要事要和张大爷谈，请你辛苦传告一声。”

张天成接到这个消息，估计罗学山一定是吃不住劲了。他把马广、杨大劲等一些人找在一起，商量对付的办法。马广说：“如果他要我们走，就要他先给我们这上千号人解决了度荒粮再走。”

一个老汉赞同说：“这样吃下去，不是个长远办法，叫罗学山给我们大家解决了度荒粮再走是对头的。”……

大家商量一阵，决定把罗学山叫来，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。

罗学山来到张天成的临时住处，见有一二十个人等在那里，便立刻扮出笑脸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嗨呀！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！这几天我没有照顾各位乡亲邻里，真是对不起得很……”张天成看不惯他的这一套假把戏，打断他的话说：“罗乡队副，有话还是直说吧。”

杨大劲见张天成打断了罗学山的话，便性急地插进来冲着罗学山说：“去年，你把我们穷人都算光了，弄得我们大家都没有一颗粮下锅。现在我们年是过了，但这几个月的度荒粮，你要给我们解决。”大家都表示赞成说：“对头！不解决这度荒粮，我们只好吃到新粮出来再走。”

罗学山听了，收起笑脸，假惺〔xīng〕惺地说：“大家的困难，我姓罗的还是看着的。咱们都是乡亲邻里，你们有了困难，我应该帮大家解决。可是，我本人的粮食你们都知道，根本解决不了大家度荒用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到县城去跑一趟，请求政府拨些救济粮来。”众人商量了一下，答应下来。

当天下午，罗学山就急急上县城去了，到第二天傍晚才回来。大家在龙门口等他。他一见大家，满脸笑容地走拢来，说道：“救济粮已经解决了。大家

的困难，政府很关心，但是，因为政府的存粮很少，拨不出来，要我出面在本乡有钱人家筹划一笔粮食，帮助大家解决度荒的问题。我当即请了本乡的有钱户到县上商议，结果大家都答应了。但是，因为各家捐献不一，粮食一时收不拢，我就在县里借了一仓粮食。这仓粮食在绵阳北河那边。大家拿上乡公所的证明条子，明天到北河那边去领粮。无论大人娃儿，按人头每人领一斗米，一斗五升玉麦。这样，大家就可把二三四的荒月度过去了。”

罗学山一说完，张天成便紧跟着向大家说：“罗乡队副的话大家都听清楚了。”他又转过头对罗学山说，“好吧，你给我们开条子去。”

罗学山把胸脯一拍，说：“当然给你们开呀！”

于是，张天成领着穷伙计们，随着罗学山到乡上开领粮条子去了。

四

正月初七这天清早，张天成还没有吃早饭，就听有人在门外喊他：“张大爷，我们领粮去了。你还不走？”张天成听了，催玉林说：“快帮婆婆把饭煮好，吃

了好走。人家都去了，我们还在家磨蹭。”

吃罢早饭，张天成带着一家欢欢喜喜地出发了。到了绵阳河坝，离发米不远的地方，便见领米的人群，黑压压地站了一片。他们加快脚步，走到人群跟前，见罗学山正站在大仓前的一张桌子上，扯着嗓门向大家说：“喂！领粮的乡亲们！我们发米是分在两个地点。为了照顾老弱残废和妇女少走点路，这些人就在河这边领，不要过河了；年轻力壮的青年男子到开元场那边去领。在这边领粮的不要乱，挨着次序来。”张天成听完罗学山的话，不知他又在搞啥鬼名堂，正要挤进去看看，马广不知从哪里钻出来，走到他跟前说：“张大叔，罗学山又变卦了，他每人只发一升粮！”

“为啥？”张天成问。

“刚才他对大家说，领粮的人很多，其他乡也要来。为了全面照顾，今天就只给我们每人发一升米。当时大家听了都不答应，他就拿话吓大家，说大家不要，这事他就不管了。有些人怕一颗粮都领不到，就答应了。”

张天成听了，非常焦急地说：“我们受罗学山的骗了！”

“都怪人心不齐。”马广泄气地说。

张天成考虑了一阵，对马广说：“罗学山他这样干，我们不答应。走！去找些人来商量商量。”

他们正要走，杨大劲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，慌慌张张地说：“哎呀！事情糟了！”他没敢往下说，便使了个眼色，把张天成跟马广引到僻静的地方，才说，“张伙计，不好了，我们上当了！”跟着，他便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说了出来。

原来，前天罗学山答应给大家想法以后，就赶到县里，找他在绵阳县保安大队当队长的表兄周玉，请他派兵帮忙镇压。周玉也是绵阳县一个有名的大地主，这家伙为了发大财，几年来，囤积了几仓库粮食，控制了市场上的粮食价格。因他的米价挂得高，人们买不起，很多米卖不出去。有些米因为存放时间长久，又没翻晒，已经霉烂了。这些霉烂的陈米，卖吧，没人要；烧了吧，又觉得可惜。正当他无法处理的时候，罗学山受了“难”，自动找上门来。他听了表弟的诉苦，就决定借这个机会抓一把，把这些烂米变成新米，便对罗学山说：“表弟，你们不解决吃大户这些穷人的度荒粮，光叫政府派兵镇压，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虽然这件事情你亏了本，我看这不要紧，本

是可以捞回来的。在这种时候，你应当出面装个好汉，和你们本乡的财主们商量，要他们每家出一笔救济粮。如果粮一时收不齐，我可以借一仓给你，日后还我就是。这样，你既可以把这笔负担转到其他人头上去，又可以减轻你的损失。只要你能帮我把那仓陈米换出去，你的那点损失我可以帮你捞回来。”然后，他们进行了具体安排：到领米那天，分成两路在两个地方发。一路是老弱和妇女，一路是青壮年。这样，等青壮年人去领米的时候，周玉就派兵趁机会抓上几十个壮丁，弄到广元、昭化和宝鸡一带去，一个最少也能卖二十担谷子。对这个计划，罗学山好似作梦拾了个元宝，欢喜不尽。

第二天一早，周玉派人去把塘汛乡的地主们请了来，表兄弟俩连哄带吓，财主们怕这次不出粮，以后吃到自己头上，都只好忍痛答应下来。

事情商妥后，周玉为换了一仓新粮高兴得很，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就把这件事详细地给他老婆摆了。恰在这时，他家的奶妈在隔壁给娃儿喂奶，把这事听得一清二楚。这奶妈是杨大劲的儿媳，她听到这话，就连夜赶回家，把这事告诉了她爸爸。可惜她赶到家时天已经亮了，等杨大劲再赶到张天成家，

张天成早上绵阳来了。等杨大劲再赶到绵阳，事情就很难收拾了。

杨大劲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张天成和马广之后，大家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张天成怪自己想得太不周到，落进了罗学山的圈套，害得一些妻子要失掉丈夫，父母要失去儿子。他恨自己太轻信罗学山了。

“张伙计，你看我们该怎样办呀？”杨大劲急切地问。

“都怪我想得不周到，害了大家。”张天成垂下头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抬起头来大声说，“这事是我姓张的惹的祸，我就要为大家负责到底！罗学山既然下毒心和我们作对，我姓张的就把命拿出来，非和狗日的干到底不可！”杨大劲见张天成在这危难之中，破腹挖心，献身救大伙，很受感动。他也连忙表示：“好！我姓杨的也把命拿出来跟着你干！”张天成把米口袋往腰里一系，顺手捡起一块石头，说：“说干就干，走！救人要紧。”说着就要走。这时，马广一把拉住他说：“张大叔，这样硬干不是办法，人家那边四周都有兵，我们几个赤手空拳去，那还不是把手脚送上去让他们捆绑呀！”

“那我们就看着不管？”杨大劲问。

“怎么能不管呢！”马广说，“依我看，你们想法在这边扭着罗学山这个狗日的拚命闹，闹得他下不了台，这样，那边的兵马知道了，自然就要赶过来保护他。那边的人马一走，事情就好办了。”

张天成一听立时开了窍，他补充说道：“对，这办法好。不过，你得大起胆子，装着领米的样子，钻进虎口。等我们把兵一引过河来，你就赶快带起大家跑。”

马广和张天成、杨大劲分手后，很快来到仓库。仓库门口两边，站着两个卫兵。他走到门口，不惊不慌，装着啥也不知道的样子，掏出领米的纸条给卫兵一看，卫兵就放他进去了。他刚走进大门，靠头歪就从里面迎出来，假惺惺地说：“哎哟，马大哥来啦，里面坐。管仓库钥匙的人还没来上班，我已经派人找去了，来了就发米。”马广一听，知道他是在玩花招，逗鱼进网，因此装得很随便的样子说：“没关系。”

靠头歪把马广引到一间大敞屋里，又是烟又是茶，招待得非常亲热。马广一面应付，一面和先到的二十几个穷伙计打招呼。

等了一会，河那边还没有响动。领米的人越来

越多，马广有些心急了。他想叫大家先逃走，便对靠头歪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还要做活路，你做个好事，帮我们找找管仓的先生吧。”靠头歪见马广等不得，打个笑脸说：“马大哥，急啥呢，刚才已经派人找去了，马上就来。”

张天成这边，自马广走后，他便叫马太娘、杨大劲和自己的老伴分头到渡口和大道口去拦住那些年轻力壮的人，叫他们不要再往虎口里走，赶快躲起来。他和玉林负责大闹米粮仓。爷孙俩在人群中转了几转，不多一会，人群中就传起话来：“喂！张大爷来了，张大爷叫不要领罗学山的烂米。他不如数发给好米，就跟他干。”这话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多一会，人们心中都觉得身边有个张大爷，胆子大了。于是，有人在人群中喊起来：“我们不要烂米，要好米！”所有的人听到这高昂的喊声，也跟着嚷起来。

罗学山见人群又乱起来，急忙爬上桌子，拚命地吹着铜哨。等人们静下来，他气势汹汹地大吼道：“谁说不要？站出来！”

只听人群后面有人答道：“是我！”大家回头一看，答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张天成。

张天成应了一声，把腰带一紧，挺起胸膛，朝罗

学山走去。人群一见他露了面，便闪出一条道。张天成和玉林顺着这条巷道，大步走到罗学山跟前，向罗学山质问道：“你为啥给大家发烂米？为啥只发一升，不给发够？昨天你在大家面前，是在说人话哪，还是在放狗屁！”

“你嘴臭！”罗学山骂了一声，跳下桌来。

“你要怎么样？”张天成迎上去，睁着圆圆的大眼睛盯着罗学山，“你要把我们穷人逼到哪一步？”他顺手在别人筐里抓了一把霉烂米，捧在手中伸到罗学山眼前，“你看看，你给我们的是啥子米？”张天成手中的米，颗颗都是阴绿色，数不清的米虫，在米粒中乱爬。他不看这米还好，一看气火更猛，便冲着罗学山嘶声骂道：“你们有钱人的心多狠啊！穷人给你们交租交税，一颗没晒干，你们都不要。可是，你们把穷人的血汗盘走，硬看着它们霉烂，却不肯下价卖给穷人。这种霉米难道还能算米么？”

“这不是米是啥！”罗学山吼道。

“是米你吃给我看看！”张天成气愤地将米送到罗学山嘴边。罗学山用手一拨，闪到一边，大声吼道：“张天成，你今天又想造反啦！”

站在张天成身后的小玉林，闪到罗学山跟前，也

大声地吼道：“老子就是不要你的烂米！”说着，他夺过别人手中一筐米，一把一把地向罗学山撒去。

玉林这孩子一出手，站在前面的群众，也把米抓起来向罗学山撒。顿时，人群怒气冲天，骂声如雷，那霉烂的米象骤雨一般，直打在罗学山的脑壳上和身上。罗学山一手护着面孔，一手从屁股后抽出手枪，朝天“啪啪”放了两火。张天成怕群众惊跑，急忙冲上前去，抢过罗学山的枪，扔到米仓里，然后大声喊道：“打呀！”跟着，人群卷了过来，把罗学山团团围住，打的打，抓的抓，把罗学山打得抱头乱窜。

张天成见人们怒不可遏〔è〕，很高兴。他把玉林拉到一边，小声说：“你快过河去看看你马广伯他们跑了没有，要没有跑，快回来给我说。”玉林听罢，象灵巧的小兔一样，往人群中一钻就不见了。

罗学山放了两枪后，河那边的靠头歪以为这边出了大事，便急带着一些兵赶了过来。那些兵因为没有命令，不敢向人群开枪，只是朝天上乱打，恐吓群众。张天成仗恃〔shì〕人多，见端长枪的兵只是做起吓人的架势，不敢真打，便大喊：“乡亲们，不要怕！看他们敢把我们咋样！”人们看到张天成没有后退，便集拢在他的身前身后。大家指着保安队二十几个

兵骂道：“今天你们敢打死我们一个，你们所有的人都走不脱！”保安队的兵见人群气势凶猛，不敢再前进一步，只是立在原地，把枪平端起对着群众。另十几个兵，把罗学山救出人群，一直护着他不敢离开一步。双方正在对峙〔zhì〕之时，马广跑来了，他悄声对张天成说：“张大叔，那边的人都跑了，这边如何收拾？”

张天成顺口回答：“我自有办法。”说完，他朝前走了几步，对罗学山喊道：“姓罗的，你想拿枪来吓人，一百个办不到！”他指着自己的胸膛说，“你打给我看看！”

罗学山见几百个人虎势昂昂地站在他面前，心里早先怯了三分。他看了看愤怒的人群，强打着胆子走到大家面前说道：“各位乡亲，今天有棒匪头子在捣乱，米不发了！”说完，便转身在保安队兵的保护下，往城里逃去。

第四章

阴谋失败后，罗学山从他表兄那里搬了一中队军队，开到李家渡来镇压群众。张天成见阵头不对，便叫马广母子和杨大劲赶快到外县去躲一躲，他自己因为觉得这事是他带头搞起来的，事情搞糟了，他不能只为个人的安全叫众人遭难。因此，他没有听马广的劝告，留了下来。

果然，罗学山把兵搬到李家渡的第二天，就把张天成抓到县上去了，说他是棒匪头子，煽动百姓造反，判了他五年徒刑。

接着，在第三天上，罗学山又派靠头歪带着乡丁到张天成家去，要霸占张天成的房屋和田地。

靠头歪来到张家，只有张永和一人在家。他一脚迈进屋里，对张永和说：“姓张的，快搬家吧。”张永

和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，楞在那里，半天才说：“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作啥要搬呀？”靠头歪嘿嘿一笑，说：“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。把话给你说清楚吧，这次你老汉煽动百姓造反，罗乡队副家受了损失，县上断下来，要你家赔偿。多了你家赔不起，罗乡队副也不再为难你们，过去那一亩四分地的青苗帐也不说了。从现在起，这房屋和那一亩四分地，作为赔偿罗乡队副的损失，以后全归罗乡队副所有。这是县法院的判决书，限你明天搬走。”靠头歪把判决书丢到地上，转过头对乡丁说：“走，挖界石去。”说着，便带领乡丁到田里去了。

平时老实巴脚的张永和听了靠头歪的话，气得一时话也说不出。过去，他总认为和有钱有势的罗学山斗，只有自己吃亏，因此，他常劝他爸爸少管些闲事。但是，今天的事实打破了他原来的想法，使他再也不能忍耐了。他一言不发，跑进屋拿上菜刀，便向田头冲去。

追到田头，靠头歪正指挥乡丁在挖界石。张永和握着菜刀，走上前警告靠头歪说：“住手！今天谁要动了我家的界石，这把菜刀就是他的对头！”

靠头歪不理睬他，督促乡丁快挖。张永和见乡

丁不住手，举起菜刀，便向靠头歪砍去。靠头歪一躲，没有被砍中，他顺手抽出手枪，把张永和打死在田里。

这一声枪响，惊动了李家渡的群众。人们跑到田头，见张永和已死，都气愤难平，喊着要靠头歪偿命。靠头歪见群众越聚越多，怕自己吃亏，便领起乡丁钻出人群溜走了。张婆婆在外面找柴，听到这消息，急忙赶了来。她见田被霸占了，儿子被打死了，一口气转不过来，就气死了。玉林到监狱去给爷爷送棉衣，等他从城里转来时，邻近的群众已将他婆婆和爸爸的尸体抬回屋去了。年幼的玉林拢屋一见这情景，只哭得死去活来。

罗学山见乱出人命来，怕引起群众的愤恨，便亲自带起所有的乡丁来到玉林家，拿话吓唬群众说：“张天成的屋和田是法院判定了的，作为赔偿我的损失。是谁把死人抬到我屋子里来的？”他双手叉腰，狠狠地扫了大家一眼。

群众都气得握紧拳头。玉林望着叔叔大婶们，直哭喊着：“叔叔、伯伯呀，救救我的婆婆和爸爸呀……”小玉林的哭喊声扯断了人们的肝肠。这时，村里捡狗屎过路的刘草药走来说：“好吧，我们明

天就把他们埋了……”

罗学山见刘草药出来讲了话，便借机会顺水推船说：“大家既然要做好事，我姓罗的也不为难大家，明天一定要把死人埋了。”

罗学山走后，刘草药和邻居商量一阵，做了些丧事安排。第二天，他们用篾〔miè〕席将张婆婆和张永和的尸体捆包起来，抬了出去。

玉林端着灵牌，走在前面，出丧时没有吹鼓手，但他的哭声比那悲伤的唢呐〔suǒ-nà〕声还凄惨，只哭得李家渡的穷苦人肝肠寸断。

把婆婆和爸爸埋葬完毕，玉林正哭得昏天黑地的时候，突然有人跑到乱坟坡来说，靠头歪把玉林家的门上了锁，贴了封条……玉林听了，急得没有办法。昨天，他离开监狱回来时，爷爷再三叮咛他，叫他给他爸爸说，命可丢，田不可丢。现在人死了，房田也被霸占了，玉林见自家落得这般境地，把眼泪一擦，哭着说道：“我要叫罗学山还我的田和房子！”

他来到罗学山家的龙门口，还没有看清罗学山的影子，罗学山便把狗吼出来赶他走。那恶狗应得罗学山的吆喝声，跳出龙门，把玉林扑倒在地下，又是抓，又是咬，不一会，玉林的衣裤都被扯成破

片，周身咬得鲜血直流。要不是罗学山家的长工出来把狗赶走，玉林也难有活命了。

玉林拖起血淋淋的身子，冲到龙门口，一边哭，一边不住口地骂着。罗学山抱着白铜水烟袋，见玉林冲进他家，便对一个乡丁说：“给我拉到野地里去！”

乡丁应了一声，抓住玉林的一只手，拉起就往村外走。玉林的身子在地上拖擦着，血一滴一滴撒落在冻结的道路上。一路上，他不停地哭骂着：“狗日的罗学山，不要脸……还我的屋！还我的田！……”

二

玉林家的房和田被霸占以后，他无处落脚，只好拖着被狗咬伤的腿，走到李家渡河边，在一座年久失修的古庙里住了下来。

这座宽敞的古庙，经过二百多年的风吹雨淋太阳晒，有些窗柱糟烂了，砖石风化了；大殿有的飞檐倾塌了，屋瓦脱落了。院子里一片败落景象。这古庙三方靠坝，一方靠河，取名叫“扬东寺”。庙内既没有和尚，也没有老道，除了过年过节时，有些小

地主和少数善男信女来烧香磕头而外，再就没有人来。玉林在大殿里安了家。

夜里，他一个人躺在泥塑的大佛爷脚下，再也闻不到婆婆慈爱的气息，再也摸不着婆婆枯瘦的肩膀，再也找不到婆婆怀里的好梦……大佛爷的脚，比冰还冷，浸得玉林身子骨发麻。一阵阵冷风，不时从门窗和檐下钻进殿来，象针扎似的扑打在他身上，冻得他缩成一团。一群群山鼠，“吱吱”叫着，在殿梁上横冲直闯，争食它们找到的食物。猛然间，只听见屋顶“哗啦”一声，几片残瓦跌落下来，把钟打得“当当”直响。玉林吓得不敢作声，动也不敢动。

三

李家渡的群众非常同情玉林，特别是刘草药，经常叫他孙儿毛娃把吃的给玉林送到庙里，隔上两三天，还亲自把草药弄好去给玉林治伤。

在群众的关心照顾下，玉林这样勉强地过了几个月。刘草药和村里的几个穷伙计商量，觉得长此下去不是个办法。一天，他对玉林说：“这样下去，也不是办法啊。夏收快到了，离这里百十里地的

新店子好卖工，我看你到那里去找个落脚的地方，先找碗饭吃。你看怎样？”玉林眼巴巴地望了刘草药一眼，说：“要得，我有力气。”刘草药给了他几个铜元作路费，又嘱咐说：“要去明天就去。这两天村里去的人多，跟他们去，他们也好照看你。”玉林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一早，玉林正在大路上等人的时候，毛娃跑来了，气喘喘地说：“玉林，我爷爷叫我给你送点东西在路上吃，你看——”说着，将手中的米糠粑[bā]递给玉林，又从怀里摸出一把炒胡豆送给他，说，“这是我给你的。”玉林拿着这些东西，乌亮的眼珠瞅着毛娃，象对自己的弟弟说话一样，懂事地说：“毛娃，我要走了，二天我找了钱，给你买糖回来。”

去新店子卖工的人把玉林喊起走了。毛娃站在大路上，一直望到再也看不见玉林的影子，才折转身回去。

卖工的人们直走到太阳落到西山背后，雀鸟归林的时候，才走到新店子。

这新店子座落在平洋大坝里。场镇右侧，有一个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大巷子，穷人们为了生活，每年到三至四月、七至八月两个农忙季节，都拚命地忙着把自家的活路几下做完，然后来到这里卖几天工，

因此，人们就把这条巷取名叫“人市场”。

玉林跟随同伴走进镇上的街道，所有的街坊店铺里都点燃了黄色的油灯火。他跑了一天，身体很疲劳，肚子也饿了，很想找个停脚的地点歇一歇。但他没有钱住店，只好在一家店家房檐下坐下来，吃着毛娃给他的胡豆来过夜。

第二天清早，月亮还挂在天空，玉林耳朵边就响起了喧嚷声和脚步声，这个说：“我昨天遇到的人家真狡猾，给他做了一天活路，给我三合工价米，还掺了些毛谷子和沙石在里面。”那个说：“我跟你一样，遇到的人家真狠心，做了一天活，到晚上给二合胡豆，不但没有干，连升子都没有装满。今天他再来请，我决不去。”那三五成群的卖工的人，你一句他一句地说着，不断地往人市场走去。玉林一听就知道这些人都是去卖工的，于是他连忙从潮湿的地上爬起来，拍了两下身上的泥尘，跟着大家往人市场走去。等他走拢人市场，那里早已站满人了。玉林自问了一句：“哪来这样多做工的人呀？”一个老汉随口答道：“大家不趁农忙时节来挣几个钱，农忙过了，哪个还来请你！”

玉林站在人群里，等了好一阵，才见一个胖子走

来。那家伙大摇大摆地走到市场上，东瞧瞧，西望望，象吃肉拣肥的夹一样，看了半天，才喊：“哪个愿意来帮我割麦子？来二十个有劲的。”卖工的人怕空一天饿饭，也不问工价高低，都拥了上去，这个说：“我来一个。”那个也说：“我来一个。”玉林也挤拢去说：“还有我一个。”那请人的看到玉林，忙说：“小娃儿不要。”

玉林说：“做活路我顶得过大人。”那二十几个卖工的看他可怜，也帮他说：“他有心帮你，就喊上他吧。让他给你做一天，看看要得不，如是要得，明天接到给你做。”

那胖子说：“那样小的人喊回去，光给我胀饭呀？”

玉林听到这话，心窝里腾起一股火气，偏起脖子，气愤地说：“叔叔们，他不要我算了，我才不信，光是在请人。等一阵还有人来请我，你们去吧。”但是，以后来了许多请人的，却没有一个来喊他。玉林一个人站在那荒凉的市场上，往这里瞧瞧，那里看看，等到吃早饭时，才又回到店家的房檐下。

到天黑，玉林去找到卖工的穷叔叔们打听他卖不脱工是何原因。别人告诉他说，人小挣钱不比大

人容易，要主动点，嘴也要放甜点。第二天一早，玉林就到市场上去等。刚来第一个请人的，他就忙跑到前面去问：“喊人吗？我来帮你。”

哪晓得，今天这个请人的家伙跟昨天那个人一样，把玉林看了几眼，说道：“不要小人，只喊大人。”

“你嫌我做不动重活，帮你放牛，少给点工钱都行。”

“我的牛有人放。”请人的边说边走走了。这时，玉林暗暗想：“今天要再卖不脱，那真会把人饿死，管他挣钱不挣钱，先找到一个人家吃上一顿饭再说。”于是，他追上去说：“我光吃饭不要工钱，你喊嘛！”那人理也不理就走了。玉林正在焦急时，迎面又走来一个请人的。他抢步走上前去，说道：“喊人吗？我光吃饭，不要工钱。”请人的把他上下打量了几眼，嘴巴一咧，说：“哼！你光吃饭我还懒得给你洗碗哩！”

玉林听了那人的话，肚子都快气爆了。他使气地说道：“以后就是饿死，也再不求这些有钱人了！”说着，他把裤带一紧，便走出人市场。

一路上，玉林走走歇歇，歇歇走走，直到天黑，才走拢村口。他刚要进村，迎面遇上了捡狗屎回家的刘草药。见了亲人，满腔委屈涌上心头，他一把抱

着刘草药的腰，哭诉起来：“刘伯伯，他们不喊我，嫌我人小，干不动活路……喔喔……”刘草药也哽咽〔gěng-yè〕起来，他一手提着狗屎箊〔dōu〕，一手难过地抚摸着玉林的头，无数的泪珠，从他那皱纹很多的眼角，一滴一滴地撒落在玉林的身上。好半天，他才放下手上的狗屎箊，搬起玉林的头说：“乖，不哭，别的我帮不了你，这里有个狗屎箊，你拿上它，捡点狗屎卖了熬着。你家只剩你一根独苗苗了，你爷爷也不知哪年才出得来，不管怎样受苦，你也要活下去，把骨头长硬，给你一家报仇。”玉林听了刘草药的话，抬起头来，带着满眶泪花，严肃认真地说：“刘伯伯，我记着你的话……”

从此，玉林心中便怀着一颗仇恨的种子，提着狗屎箊，到处流浪。

四

自从刘草药给了玉林一个狗屎箊以后，玉林就靠着捡粪卖钱过活，晚上就回到古庙，陪着大佛爷过夜。每天夜里，他一合上眼就做梦：有时梦到爷爷在监狱受苦难，有时梦到罗学山和靠头歪拿起短枪



打他爸爸，有时梦到他同罗学山拚命搏斗。有一次，他在梦中和罗学山拚打，罗学山用手捏着他的喉管，捏得他喘不过气。他一声惊叫，从梦中醒转来，感到背上象有人泼了一瓢井水一样，凉冰冰的，伸手一摸，嗨呀，原来是条大蛇！……他吓得急忙翻身爬起来，一口气跑出庙门，奔到李家渡河岸上。他躺在沙坝上，头枕着卵石，呆呆地望着天上的星星，静静地听着河水冲击岩石的“哗哗”声……

第二天，玉林把这事给村里的娃娃们摆了。

不久，消息传到罗学山耳朵里。一天晚上，他同靠头歪打着手电来到庙里查看，走到大佛爷脚下，见玉林睡在那里，张口就骂道：“你妈的，真是享福哪！到这儿住瓦房，又不用给房租钱，你倒会找便宜……快给我滚出去！你一身臭得难闻，不怕佛爷给你降灾？”靠头歪二话不说，两步走到大佛爷背后，把玉林的碗摔成碎片，又把他的东西全部摔到地上。玉林气得不顾死活，冲着罗学山说：“我爷爷给你抓走了，我婆婆、爸爸给你们害死了，我家的田和房屋给你霸占了。我没有地方住，到破庙来，你们还要把我赶走呀！这庙又不是你们家里的……”不等玉林说完，罗学山就出手来打他。他一躲，罗学山一拳打空，身子

向前一冲，险些跌倒。靠头歪见了，赶紧过来抓住玉林的一只手膀，硬把他拖出去了。

玉林站在庙外骂了一阵，无处去，便披着满天的星星，在小路上无目的地走着。他想：“狗日的，我住在大佛殿里，你能看见，明天晚上我到菩萨背后去睡。”

从这以后，古庙里便热闹起来，每到初一、十五，各地的小地主和场镇上一部分开杂货铺的妇女们，都来给大佛爷烧香许愿；罗学山也经常到庙里来，一边烧香一边给那些善男信女们讲大佛爷显灵，如何变成一条大蛇赶走玉林的经过。

隔了十多天，不知谁给大佛爷抬来了一口可装两百斤油的大缸。那些善男信女们给大佛爷送来的许愿照佛灯的油，全倒在这缸里。也不知是谁，还给大佛爷抬了一张大方桌来，桌上铺了厚厚一层细河沙，据别人说，沙上常有菩萨的“亲笔字”。

有一天，玉林从外边回到庙里，见桌上的字变了；油缸里的青油，原来是满满的，现在也只有半缸了。他很纳闷，心想：“这才怪哪，佛灯就这样快，一天一夜就把一缸油照去一半啦？不会，说不定是大佛爷在吃油。”为了看看希奇，他几个夜晚没睡，躲在

黑角里看大佛爷吃油。但连看了几夜，都没有什么动静。

有一天夜里，玉林还躲在菩萨背后察看，看着看着，只见一个人穿着黑布长袍，肩挑一对油篓子，从庙外走进来。进殿以后，这人把油篓放下，从身上摸出一块一尺长的薄竹板，将桌上的字迹推平了，然后又在上面重新写起字来。好奇的玉林一心要把菩萨看清楚，他象小猴一样，两手放在地上，蹑手蹑脚地朝前面的黑角里爬了几步，仔细一看：“哎呀！咋个佛爷长得跟靠头歪一样？”他又看看佛爷，佛爷还是坐在泥台上一动不动。等他转过脸来时，那人已到油缸跟前，倒油去了。

玉林断定：这人不是佛爷，而是靠头歪来偷灯油。他心想：“这狗日的太恶了。”因此，等靠头歪挑起油篓一走，他便悄悄跑出来，拿起敲钟的木棒子，跟上去，对着靠头歪的后脑壳就是一棒。靠头歪吃了一棒，“嗨哟”一声，身子一侧，便随同油篓一起跌倒在地上，他的后脑壳，刚好栽到油篓里。篓里的油“咕嘟咕嘟”直朝外淌。玉林以为靠头歪被他打死了，急忙把棒子一摔，提着狗屎箊跑出庙来，一口气就跑出了一里多远。

第二天中午，玉林在路上捡狗粪时，听到田里除草的人们在摆说大佛爷显灵的事。一个妇女说：“要不是今早晨有人从庙前过，看到大佛殿里一滩油和靠头歪的一担油篓子，以后，不知还要受他们多少骗啦！”一个老汉说：“不知是谁个这样大胆，把这害人的东西打得不轻啊！真是干得好！”……

玉林听到这里，心里好高兴啊。他想说靠头歪就是他打的，可是他终于忍住了。

五

玉林自那天晚上逃出李家渡，东奔西走，哪里有野庙，他就在哪里安身。日子一久，他感到孤单，非常想念爷爷。他常常在梦中梦见和爷爷在罗学山家吃大户……

为了去看爷爷，他把每次卖粪的钱都积存下来，一个也不舍得用，饿了，就在地里找些野菜来煮熟充饥。他一连积了一个多月的粪钱，又向人家要了个小瓦罐，高高兴兴地跑到绵阳城，给爷爷打了半斤酒，买了两块豆腐干，装到身上，便去监狱看爷爷。

他走到警察局，给了八个铜元，挂了号，领到一

个竹牌牌，走到大门口，把牌牌交给守门的警察。那警察接过牌牌，看了看上面的洋码字，又退给他，朝里挥了挥手。

玉林走过一条阴暗的小巷，又转过了铁镶的大门，这才到了看守处。在看守处又拿五个铜元才换得一张纸条，一个黑瘦瘦的家伙把纸条收了，将他带到第十号狱门口站住，向他叫了一声：“在这里等着！”有抽一袋烟的工夫，狱屋里走出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来。

玉林一眼看到那长头发长胡须的人，两步就跑拢小铁窗口，手伸进铁窗里，把酒和豆腐干送给爷爷。接着，他先把爸爸如何被靠头歪打死，婆婆如何被气死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爷爷。然后，又把打靠头歪的事，也前前后后对爷爷说了。张天成听了，紧紧地抓住玉林的手说：“好！孩子，有出息，干得好！他把我们这些穷人欺侮得太苦了，以后我们一定要报仇！”玉林天真地对爷爷说：“爷爷，你快些回来，把原先那些人约起，去把狗日的罗学山打死！不怕打不赢他！”

听到孙儿的鼓动，张天成长长地叹了口气说：“不过现在还不行呀……”他怕玉林伤心，又说，“孩

子，不着急，这仇一定要报。听你马广伯在前说的话，无论怎么苦，我们也要活下去，等共产党打来那天，我们再找罗学山算总帐。”玉林懂事地点点头。爷爷还告诉玉林，村里的乡亲们派人来看过他，大家都盼望他能早日回去呢！

这时，看守向玉林喊道：“二十分钟时间已经过了，该走啦！”

玉林听到那家伙在喊他走，慌了，两手紧抓着爷爷的双膀，哭喊起来：“爷爷，我不走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！”那看守几步走拢来，抓住玉林的手膀，把他拖到监狱的大门外面去了。



第五章

俗语说：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”，转眼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冬天。不久，从远方传来一个穷人高兴富人愁的消息：从西安、宝鸡那边开来了共产党解放军，打地主救穷人。随着惊人的传说，绵阳地区的财主，携妻带小，丧魂落魄，提包袱，背皮箱，象被猎人追赶着的野兽一样，哭哭啼啼向南逃走。罗学山看到这情况，也惊惧不安，成天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日夜都提心吊胆。他那平时胖得象肥猪似的脸，这几天也焦愁得没有一点血色。逃走吧，舍不得他这些家财；在家守着吧，又怕丢了性命。这可把他难倒了。一直想了几天几夜，费了他许多脑汁，想到最后，他才想出一个办法来。第二天，他跑到绵阳县保安队他表兄那里，要回来五十支破枪和一些旧

军服。十月二十九日这天，在李家渡河边的大草坪上，罗学山召开了一个全乡大会。

大部分的庄稼人都被叫去了。罗学山跟靠头歪和几个袍哥^①提着手枪走上讲台，靠头歪向台下扫了一眼，觉得人来得差不多了，便请罗学山讲话。罗学山顾不得罗嗦什么，张口就开门见山地向台下说：“眼前是国难当头，有国才有家。共产党快打来了，诸位，你们看该如何办？”台下的庄稼人听他这一问，有的说：“穿的在身上，吃的在肚里，怕啥，来就来吧！”一部分小财主们说：“我们收拾东西往外跑吧。”罗学山听了下面纷纷乱乱的议论声，两手一挥，大声说：“往外跑也来不及了。我有个办法，看大家赞成不赞成。现在外面各县各乡都成立了自卫队，咱们乡也得成立一个，共产党打过来，就同他们干。”说完，也不管大家赞成不赞成，就下台同靠头歪把壮丁按着花名册叫在一起，加上原来的三十几个乡丁，编了三个中队，每个中队又派了几个袍哥为骨干，发了军服和枪支，罗学山自任队长，靠头歪当了副官，自卫队就算正式成立了。

① 袍哥即哥老会会员。哥老会是解放前在西康、四川一带活动的一个民间秘密组织，后来被地主、流氓把持。

在附近活动的一些零散土匪，眼看吃不住劲，也都投靠了罗学山。从此，罗学山在李家渡岸上就更霸道了，天天向各乡各保的农民要米、要面、要油、要盐、要柴草，派捐派款，还要派民夫给他挖战壕。

战壕挖起两天后，就在冬月初一这天下半夜，天空忽然象破裂一样爆响开了。庄稼人听到这剧烈的响声，便知道是解放军来了。他们开门出来一看，只见绵阳北河那边的龟山顶上，成群的炮弹冲破黎明前的黑暗，飞过长空，落在国民党匪军的营盘里，那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半块天。罗学山见阵势不对，吓得不敢抵挡，拖起队伍往东山逃跑了。

这里的老百姓从未见过解放军，第二天一早，听人说塘汛场在过军队，他们吃了早饭就往街上跑。人们三五成群，刚踏上李家渡那条庄稼小路，迎面看见老远的地方，有一个肩扛破布卷儿的老汉朝这头走来。那人越走越近，大家越看越清楚，小伙子们高兴得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张大爷！你回来啦！……”

人们聚拢来把张天成围在中间，七嘴八舌地问寒问暖。刘草药这时也来了，他挤进人群，亲热地握着张天成的手，问起绵阳的情况。

张天成说：“我们班房里有八十几个受地主迫害

的难友，今天早晨都是几个解放军来把我们放出来的，还给我们每人按路程的远近发了路费。临走，有个解放军给我们讲话，叫我们回来把所有的穷伙计联合起来，今后把农协会成立起来，把地主打倒，把他们剥削我们的粮食、钱、房屋、田地和农具，都要分回给我们穷人。”大家听了都高兴地说：“对！是要把地主打倒，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……”人们听张天成说解放军是如何的好，都到街上去看解放军去了。张天成没有家，被刘草药接起走了。

二

张天成转来不几天，县上来了几个工作同志，组织穷人进行诉苦。腊月二十八这天，张天成在乡上开完诉苦大会回来，走到半路上，突然后面有人喊：“爷爷！爷爷！”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他急忙转回身一看，见是孙儿玉林回来了，心里高兴得很。玉林一头扑到爷爷怀里，睁着圆圆的眼睛，望着爷爷，两人激动得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张天成摸着孙儿的头，呆了一会，猛然想起什么，问玉林：“你马广伯哪，看见他没有？”

“他们娘母俩和杨大劲大爷都回来了，现在都到乡上去了。”张天成听到受苦的穷伙计都回来了，更是高兴。他抬头望望天空，觉得时间不早了，就拉着玉林朝回走。路上，玉林把自己这一年在外面当小长工吃的苦，都给爷爷摆了。

过了阴历年，李家渡岸上的农民，在工作组同志的领导下，成立起了农协会。张天成被选上农协会主任，杨大劲当副主任，马广当民兵队长，玉林也背上了一支长枪，成了民兵队员。几个领导干部在工作组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，领导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退押、土地改革运动。

张天成分到了罗学山的三间洋楼房子，过去被霸占去的那一亩四分田也分了回来。从此，爷孙俩的心情完全变了。张天成象有说不完的高兴和喜悦，两只眼睛成天都是笑咪咪的。农协会、地里、家里的事情虽然忙得很，但他越干越有劲，一点都不感觉累。

爷爷大多数时间在农协会里工作，玉林一个人在家，总把一切事情安排得很好。有许多活路他都抢着去做了。爷爷每天开会回来晚，他在晌午煮好饭，总是先给爷爷捞一碗干的起来，把饭放到锅里

暖着。

一天，张天成在乡上开会回来，闷闷不乐地走进屋，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阴沉着脸，一句话不说。玉林把饭端上桌，连喊了两次都不见爷爷吭声。他仔细一看，见爷爷满脸怒气。他不晓得出啥事，便问：“爷爷，今天你为啥生气呀？”等了一阵，张天成才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你娃娃还在梦中过日子，不晓得哩！今天开会时听工作组同志说，美国鬼子发动战争，想从朝鲜打进中国。美国鬼子要是来了，蒋介石也就会跟着转来，罗学山就又要骑到咱们穷人头上啦！”

玉林一听，眼前顿时闪现出罗学山和靠头歪那阴毒的影子。他连忙问道：“那咋办？”

张天成回过头来问：“你娃娃愿意参军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吗？”

“当然愿意啦！”玉林爽快地回答。

参加了两次会，听了工作组同志的讲话，玉林心里对美国鬼子充满了仇恨，他向领导坚决要求批准他参军去朝鲜。过了几天，工作组的同志找他谈话，告诉他领导上已经批准了他的请求，十五号就要离家到部队。那天晚上，他把这喜事给爷爷说了，爷爷欢喜得连瞌睡都没有了。爷孙俩坐在床上，互相勉

励，互相叮嘱着，一直到很晚才睡觉。

第五天的早晨，那东方的山顶上刚刚升起了一团红光，李家渡岸上就沸腾起来了。在庄稼小路上，走在前面的是身披红、胸戴花的青年小伙子们；张天成同很多青年的家长也戴着大红花，走在后面。他们在那有节奏的锣鼓声中，在那“砰砰啪啪”的鞭炮声中，在那激昂雄壮的口号声中，把参军的小伙子们送到了乡人民政府。

三

参军以后，玉林被分配到绵阳县公安队。他跟许多新战士一样，由散漫的家庭，踏进了革命的部队；由一个不懂得革命道理和军事技术的农民孩子，要很快变成一个敌人害怕、人民喜欢、经得住风浪考验的公安战士。他象一个刚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一样，在操场和课堂上，进行着顽强的学习。

一天下午，玉林和几个新战士坐在营房的走廊上，正在“吃车！”“将军！”“跳马！”热闹地喊叫着，忽听身后有人说：“你们玩得真热闹呀！”大家转头一看，见是指导员，就连忙收拾起棋子，喊道：“指导员，

再给我们讲个故事吧！”

指导员微笑着说：“这次讲，要有个先决条件：我提一个问题，你们来回答，答上了，我就讲；答不上，我就不讲。”指导员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。和玉林同班的王来基性急地问：“指导员，什么问题，你提吧！”

“好，你们说说看：你们为啥来当兵？”指导员和蔼地问。

一个战士立刻回答说：“为了打美国鬼子；保住我们的翻身果实。”

“我们的任务是在后方剿匪、看管犯人和捉拿逃亡地主，和美国鬼子见不到面呀！”指导员说完看看玉林，亲切地说：“张玉林，你说说看。”

玉林大声说：“我来当兵是为了给我爸爸和婆婆报仇，永久保住我们端上的饭碗。”指导员望着大家问：“你们说张玉林答得对不对？”多数同志都齐声回答：“对！”

指导员摇摇头说：“只答对了一半，不全面。”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，卷了支烟，点燃了吸着，慢慢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，都受过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老财的压迫和剥削，有的还被害得

家破人亡。所以，欺侮我们的敌人，不是一个地主、一个老财。比方说，我们打死了一个地主，给一个同志报了仇，那千千万万受地主、老财压迫的人，他们的仇谁去给他们报呢？这就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组织起来，打倒地主头子蒋介石，打倒代表地主利益的反动政府。只有这样，咱们才能替所有受压迫、受剥削的阶级兄弟报仇，才能保得住咱们的胜利果实。”同志们都用心地听着，努力地在脑子里记着这些道理。指导员说完后，一个同志突然问道：“指导员，你家被地主害过没有？”

指导员以往很少向别人讲自己的痛苦经历，今天被新战士提出来，他觉得在这里讲一讲，对向新同志进行阶级教育，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，是有好处的，便坐下来，讲了：“我家四口人。我十三岁上，父亲替地主扛活，累得得了痲病，死了，母亲便在地主王剥皮家借了五元钱来安葬父亲。谁想到，不到两年，五元钱连本带利滚成五十元。王剥皮天天上门逼着要帐，母亲无钱还，只好硬着心肠把我十二岁的妹妹，以五十元的身价，卖给他做丫头。妹妹在王剥皮家，受尽了虐待，成天咽着眼泪过日子，想逃，又走不出大门，逼得她实在无法忍受，最后跳井死了。”

指导员压制住内心的痛苦，停了停又说，“我十六岁那年夏天，有一天母亲到田里挖野菜，路过王剥皮家门口。他家养的几条狗见母亲穿得破烂，就疯狂地跑来围住咬她。母亲心里一急，将手中的镰刀一顺手丢出去，没想到把一条花狗的脸孔砍伤了。王剥皮出来看到他的狗被砍伤，马上叫人来把母亲捆到树上活活地打死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指导员停下了……玉林想起了自己的身世，气愤地说：“天下地主的心都一样狠毒。”

“是呀。”指导员点点头继续说，“母亲死后，王剥皮又想来抓我当兵。他家的一个长工把这消息告诉了我，我当天晚上就偷跑出来，跑了两三百里路，参加了我们的八路军。……我背上枪，心中很高兴，为了给父亲、母亲和妹妹报仇，我总盼望部队能打到我的家乡，捉住王剥皮，把他千刀万剐〔guǎ〕，这样才能解除我心中的恨。后来经过学习和首长的教育，我才懂得：象王剥皮这样的恶霸，全中国不知有多少。作为一个革命战士，穿着人民的衣服，扛起人民的枪，就要为全中国的劳动人民报仇！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报仇！个人的仇只是整个阶级仇的一个很小的部分，只有打倒了整个剥削阶级，全中国、全

世界再也没有资本家、地主和老财，我们的革命任务才算完成，枪杆子才能放下。”

玉林听了指导员的话，受到很大的教育。他懂得了，来当兵不是光为自己过去受苦的亲人报仇，而是要彻底打倒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整个反动阶级。

四

一天上午，大家正在课堂里讨论一个人民战士应该如何为人民服务的时候，通讯员忽然跑来，叫一排长马上到队部去。大家猜想，一定又有新的任务了。果然，一会排长回来了，告诉大家：全排奉命到广元一带去捕捉带着几十名武装的逃亡地主罗学山。接着，他介绍了罗学山的罪恶，进行了简短动员，并且宣布了行动计划。

玉林听说要去捉拿罗学山，心里好高兴啊。队伍解散以后，他立刻找到排长，把罗学山过去害得他家破人亡的事，都向排长摆了，并且表示：一定要在这次剿匪任务中，争取立功，为人民除害。

第二天，吃过早饭，部队就出发了。

经过两天急行军，这支小部队来到一片冰天雪

地的大森林跟前。战士们抬头四望，漫山遍野一片银白色，耀得人睁不开眼。因为遍地都被深雪覆盖，所以哪里是沟，哪里是路，都辨不出来，甚至连东南西北的方位，也认不实在。

部队在风雪的袭击下，又经过三天快速行军，到第五天天黑时，才走到奇峰高耸的旋刚坪山脚下。因为道路不熟，排长决定等天亮和当地的群众取到联系后，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。

月牙隐在云层里，天上只有稀疏的几点星光。战士们连续走了几天的路，有些疲劳，都早早睡下了。玉林和一个老战士值岗，他们端着枪，警惕地在雪地里来回巡视着，静听着周围的动静。

不久，距离部队宿营地约有四五百米的山脚下，忽然亮出火光，狗狂咬，人声嘈杂，鸡猪也发出了惨叫声。排长这时来到玉林身边，望着火光，气愤地说：“可能又是罗学山在抢老百姓啦！”

山下传来了婴儿的哭声和大人的喊声：“就只有这一点粮食，你们拿走，我一家人吃啥呀！……”听到这里，玉林气得再也忍不住了，心一横，把出发前排长讲的行动纪律忘得一干二净，大声说：“狗日的，我非揍倒你们几个才想得过去！”说着，提枪猫腰就想往

山下跑。排长猛地一把把他抓住，严肃地说：“没有命令不许随便行动！”玉林噘着嘴不乐意地走回来。排长又耐心地对他说：“同志，遇事要镇静，你一个人暴露了目标，把敌人吓跑了，我们的任务就不好完成了。让他们再多活两天吧。”

第二天天明，排长把山前山后的地形详细察看了一阵，回来就叫大家散布在山脚下的森林里隐蔽起来。然后，他命令玉林和王来基两人改装为当地农民，装成进山捡柴的样子，外出进行侦察；又派了两个老战士，穿上便衣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货郎箱，到村里去搜集情报。

玉林和王来基两人在树林里待了好久，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和事，抬头望望天空，太阳已经当顶了。他们正准备把捡到的柴背回去给炊事员煮饭，突然，王来基悄声喊道：“张玉林，糟了。”

玉林心一惊，转过头问：“啥事糟了？”

“你来看。”王来基用手指点着。

玉林猫腰走到王来基面前，借树林的空隙一看，只见一个兵，长得细高个儿，骨瘦如柴，活象猴子，端着一支上有刺刀的七九步枪，贼眉鼠眼地向通往山脚下的那条小路望着，好似麻雀飞过，都要认清公母

似的。

王来基见那家伙端着枪往他们这里走了几步，忙拉起玉林的手膀说：“走，看暴露了目标。”

“不！既然撞上，就不能放他回去。”玉林又把嘴凑近王来基的耳朵小声说，“你走右边树林里绕过去，到那家伙的后面出现，等你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去，我就从这里上去。”

王来基会意地点了点头，转身往右去了。

那家伙真象水中的鱼儿，一转竿就上钩。他听到树叶子“唰唰”直响，吓得急忙转过身，摇晃着刺刀，大声问道：“谁！”

王来基沉着地答道：“捡柴的。”

“奶奶的，捡柴捡到这儿来啦！”他边骂边端着枪朝王来基面前走去。

这时，玉林象猫扑老鼠似的，从后面猛扑上去，两手将那家伙的颈子使劲一掐，只听那家伙“啊”地一声，手中的枪便掉落地上。王来基火速把手中的帕子塞进那家伙的口里，捡起枪，四处一看没人，便把俘虏捆了起来，押起就往回走，两捆柴也不要了。

排长在山沟里等了半天，不见出去的人回来，正着急时，忽然见玉林和王来基押着一个俘虏回来了，

便和几个同志高兴地迎上前去。玉林取掉那家伙口里的帕子，俘虏见周围的人都拿着枪，立刻吓得直磕头叫喊：“长官饶命！……我是罗学山拉来的。饶命哪！……”

审讯以后，根据俘虏提供的一些重要情况，进行了研究，决定在第二天早晨，乘罗学山和他的喽罗吃饭没有防备的时候，先去干掉岗哨，然后冲到敌人的洞前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消灭这股土匪。

第二天清早，按照头天决定的计划，把四十个人由原来的八个组改编为六个战斗小组。一组负责进攻。二三组散布在半山腰，配合机枪组打掩护。五组作为机动。六组力量弱，只有组长一个人是老兵，放在山后防止敌人万一跳崖逃走。

部队顺利地进入了阵地。排长见一切都布置停当，便果断地下达了战斗开始的命令。顿时，枪声响成一片，手榴弹在敌人藏身的山洞前的草坪里，象天崩地裂一般“轰轰隆隆”地爆炸开了，空中立时浓烟滚滚。敌人被这突然袭击打得昏头昏脑，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还击，就在我们战士的枪口下举手当了俘虏。

战斗从开始到结束，只用了十五分钟就打垮了打伤

和俘虏土匪三十九人，没有一个漏网。战士们清查了一下死尸和俘虏，里面没有罗学山跟靠头歪，估计他们可能还躲在洞内。排长一扬枪，喊道：“进洞活捉罗学山！”随着他的命令，机枪又“哒哒哒”响开了。玉林和另外两个战士在机枪掩护下，进洞一看，里面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地上都是乱草、煮饭用具和一堆一堆的破碗片，稀饭也一滩一滩地翻在地上。这显然是敌人遭到我军的突然袭击，在慌乱中砸烂的。排长听说洞内无人，马上布置兵力，对周围地区进行了全面搜查，但也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。

五

一天下午，玉林一个人到离部队驻地约有十里远的王家庄去背粮。转来时，他顺着山边的一条小路正走着，突然前面五十步远的树林里，树叶“唰唰”响了几声。他以为遇到野兽了，跟身躲到树林里，定睛一看，是一个身穿蓝布长袍手提短枪的人；从背影看，玉林觉得很眼熟。那人一边走一边仰脸望着天，因为天色灰暗，看不清面孔。他拐过山嘴，跨上山边的小路，这一下玉林看清楚了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

罗学山的忠实走狗靠头歪！真是冤家路窄，怎么今天会碰见他？难道王家庄有他的熟人？玉林闪过一边，让靠头歪走过。这时，他将平时学的攒跤中的第七个动作：空手夺枪擒拿，运用到实际中来了：他悄悄地跟上去，瞪着两只大眼，拧着眉毛，咬紧牙，左手向靠头歪的右臂肘关节骨，右手向手腕关节骨，两手猛然擒住使劲一扭，只听“咯叭”一声，靠头歪周身顿时象抽筋似的一阵剧痛，右臂肘的关节骨被折断了，手中短枪掉落地上。玉林眼疾手快，捡起手枪，枪口对准靠头歪的胸膛。靠头歪抬头见是张玉林，吓得周身发抖，因为右手关节骨折断不能动，只好连忙举起左手来。玉林严厉地命令他道：“向后转，老老实实给我走，要调皮我就开枪打死你！”又指着树林里的口袋说，“把前边树林里的口袋给我扛起走。”靠头歪浑身发抖，一一应声照办。

排长和同志们见玉林押着一个人回来，高兴得跑上前去迎接。玉林把如何在路上抓住靠头歪的经过情况，向排长作了汇报。排长表扬了他的机智勇敢，他自己也为亲手捉到杀死自己爸爸的仇人，感到非常高兴。

当天晚上对靠头歪进行了审讯。这个狡猾阴险

的家伙一直低着头，对罗学山的事情一字不说。排长根据他这种守口如瓶的态度，判断罗学山现在可能就隐藏在王家庄附近的山林里。他马上把部队带去，将王家庄前后左右的大小路口，都安上埋伏哨，监视残匪的动静。

等到第三天晚上大约八点钟光景，从村南面小路上，走来两个人。借着月光看得清楚，他们不是庄稼人。走在前面的一个，小头大耳短胳膊，身穿一件灰布长衫，背着一个青布大包袱；后面一个，行装打扮，跟前面的一个一样，不过这人要高点瘦点，穿的是一件蓝布长袍，看样子象两个下乡的布客。

两个家伙朝这头正走着，突然从树林中唰唰闪出四个人，端枪站在他们前面：“干啥的？”两个家伙吓得后退了几步，嘴里结结巴巴地回答：“我们……是……是布客。”

排长见这两个家伙答话吞吞吐吐，估计他们可能跟罗学山有关联，马上把这两个人押进树林，进行了搜查，结果搜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。信封上用毛笔写着：“请王家庄王德五先生引进面交罗学山先生亲收”。下面写着两个字：“内详”。

信页上写的是：

学山贤表弟见字如面：

兄因近日事务繁多，已有两月之久没有来信，不知你那里情况如何？甚是挂念。我这里天天都有共军的公安人员来往，不过我很注意，望弟勿念。离家已久，想来你的钱已用完，现派部下张有良、李文贵给你送上新币五百万元。因你那里下山进城困难，另外给你买了点礼物送来。为了路上行动方便，我叫他们改扮为下乡布客。他两人是新发展的力量，同你没有见过面，到后望贤弟多加热情接待。

顺祝胜利！

民国四十年二月十日。表兄周玉草上

排长看完信，考虑了一下，让同志们把两个家伙看管起来，他和一班长穿上从这两个敌人身上脱下来的衣服，打扮成周玉的使者，背起两个家伙的包袱，到王家庄王德五家给罗学山送东西去了。

王德五是王家庄的一户地主，解放前是罗学山袍哥中的五哥。解放前夜，因这里山大森林多，罗学山逃到这里，王德五在山上给他找了一个山洞驻下来。我军攻山那天的前一天，王德五打牙祭请罗学山和靠头歪吃夜饭，夜里他们就住在他家里。第二天一早罗学山回山，刚走到半路，就听到他藏身的那

座山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，知道是解放军来了，吓得和靠头歪回转身就跑回王德五家躲起来。

过了两天，罗学山叫靠头歪上山看看他的军队胜败如何。靠头歪一去不见回来，这几天使得他更加恐惧不安，连房门都不敢迈出一歩。

两个假使者走拢王德五家，王德五不在屋里，只有他女人和一个七八岁的娃儿在家。

王德五的女人正在灯下做针线，看到两个陌生人站在门口，心中吓了一跳。这时，排长走拢去拿出信来问道：“大嫂，罗学山先生住在这里吗？我是给他送东西来的，这里有信。”王德五的女人放下针线接过信，松了一口气，满面笑容地说：“这板凳上坐。”说完，进屋里去了。

不一会，罗学山手里拿着信，象狗熊似的笑着走出来，忙把排长和班长让进屋，连连说：“辛苦了，辛苦了！……”又关心地问：“路上清不清静哪？”

“一路平安无事。”排长一边说一边打开包袱，“这是泸州烧酒、效全板鸭……”排长一股劲地把礼物朝罗学山手上递。罗学山怀中抱满了大包小包，笑着说：“嗨呀！买这么多东西来，真是费心了。”这时，排长给班长暗中递了个眼色，班长从屁股后抽出



匣枪，对准罗学山的脑壳吼道：“不准动！”罗学山惊惶地转身一看，枪口已对准了自己的脑壳，吓得怀里抱的东西“哗啦啦”都摔下地。王德五的女人一见这个阵势，也吓得张口结舌，浑身抖个不住。排长盯住吓青了脸的罗学山说：“这一出戏唱到这里为止，你現在已经被逮捕了。”班长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支短枪，然后捆好押回到宿营地。

玉林一见捉住了这个千人仇万人恨的恶霸，乐得眉开眼笑，他从来不爱唱歌，可是这天夜里，由于内心激动，走在路上便哼着《我是一个兵》的曲子。虽然他是左嗓子，但他自己觉得还是唱得很悦耳。

六

同志们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消灭了这股土匪，捉住了恶霸地主罗学山和他的忠实走狗靠头歪，带着胜利的喜悦，踏上了来时的路程，向绵阳前进。

罗学山被战士们押着，走在队伍的中间。他知道自己罪恶难容，这次回到绵阳，不打脑壳也得判无期徒刑。因此，他心中非常不安，走在路上，跟靠头歪两个总是挤眉弄眼，东张西望，时刻都想找机会

逃跑。但是战士们的警惕性很高，找不着适当的机会，于是他就想把盘算放到张玉林身上来。

一天晚上，部队驻下过夜，把他俩关在一个区政府的临时禁闭室里。这天半夜，玉林接班站哨。罗学山一看觉得机会到了，便跟靠头歪商量了一阵，然后轻轻走到窗户跟前，朝在外面端枪站哨的张玉林说：“张班长，我要解大便。”

玉林命令他：“就在里面解。”

罗学山没有开腔，靠头歪出了一口气说：“嗨！解到这屋里，臭死人了。张班长，你还是开门让他到厕所去屙〔è〕吧。”

玉林听到这家伙一心想开门出来，马上警惕起来，心想：“现在大家都在睡觉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，要把门开了，他解完便从厕所逃跑，靠头歪越窗逃跑，两个家伙一齐跑掉，这不是放虎归山吗！不，决不能开。”他便不再理睬他们。罗学山听玉林不再回答，出了口大气，自语道：“现在当兵真好呀。”玉林听了这话更加警惕，知道罗学山内心一定在打什么鬼主意。他为了弄清这两个家伙的底细，便顺口答了一句：“就是好呀！”

罗学山见对方搭了话，便进一步试探说：“这几

天你在路上对我们两个真宽大，我祖祖辈辈都忘不了你的恩德。到底是亲向亲，邻向邻，和尚向的是出家人。过去我家里人对你家有点不好，我这里给你赔礼，你不要记死心里。”

玉林恨在心里，却不吭声，让他讲下去。罗学山以为有希望了，便露出他的真意来。他假笑一声，小声说道：“张班长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当兵，是人为求生，鸟为求食，不得已。不管怎样，咱们还是乡亲邻里，今天夜里请你把我两个放走求个生吧！以后我们不会忘了你的救命之恩。”

玉林听到这里，觉得这出戏不能再往下唱了。他激愤地用手指点着说：“罗学山，你的算盘打错了，我是人民的战士，长的是劳动人民的心，你买不去！今晚要想叫我放掉你们两个害人精，那是痴〔chī〕心妄想。我还要等着枪毙你们哩！你们以为我会把你们的罪恶忘了吗？做梦！”玉林这一番激昂慷慨的话，吓得罗学山和靠头歪直冒冷汗，回转身走到墙角角里，一声不再响了。

七

回到绵阳的第四天清早，玉林接受队长的命令，和三个老战士一起，把罗学山和靠头歪押回塘汛乡，在李家渡岸上开公审大会。

吃过早饭，四个人到监狱里把罗学山和靠头歪提出来，便急急上路了。

还没有走拢会场，就听到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落，威严得很。玉林抬头一看，在李家渡河边上，原来爷爷组织穷人到罗学山家吃大户时会合的大草坪里，人山人海，红旗如林。

人们见罗学山和靠头歪被押来了，都恨得咬牙切齿，瞪着愤怒的眼睛，口号喊得更加响亮：

“枪毙恶霸地主罗学山！”

“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

罗学山跟靠头歪被押上公审台，大会就开始了。第一个上来诉苦的就是玉林的爷爷张天成。他一桩一桩，一件一件，一个人就讲了一个多钟点。台下的人都忿怒地咬着牙齿，妇女们都听得哭出声来。

大会一直开到下午，最后，审判长代表人民政府

完全接受群众的要求，判处这两个罪大恶极、害过七八条人命的大坏蛋以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台下人群跳跃、欢呼，拥护人民政府的判决。

宣判以后，罗学山和靠头歪被战士们架到草坪上，受到了应得的惩罚。

任务执行完毕以后，玉林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队里。他放好武器，就往队部跑去，指导员见他很高兴，便微笑着让他坐下来，说道：“张玉林，解放前，你爷爷和乡亲们跟罗学山斗了多少年，不但没有斗倒罗学山，反而弄得家破人亡。现在，你亲手镇压了罗学山，你们一家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都彻底翻了身，你说说看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玉林想了想说：“这是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，我们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呀！”他眼中闪着坚定的目光，又宣誓似地对指导员说，“指导员，以后我一定坚决地跟着党走，听党和毛主席的话，永远握紧枪杆子，保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，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！”

指导员听了点着头说：“对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，台湾还没有解放，国内还有阶级敌人存在，他们都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和失败。今后的阶级斗争还



2 039 6801 9

是长期的、尖锐的和非常复杂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加重了语气说，“作为一个公安战士，我们应该时刻提高警惕，永远把阶级仇恨记在心头！”

指导员这段有力的话，在此时此刻说出，给了年青的张玉林以很大的教育。他决心时刻擦亮眼睛，紧握手中枪，为保卫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，为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，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，永远坚守在革命的岗位上。

